

機雲堂叢書

一

書筏
鈍吟書要
義門題跋
湛園題跋
錢函齋書跋

特別
イ 4
3159
B 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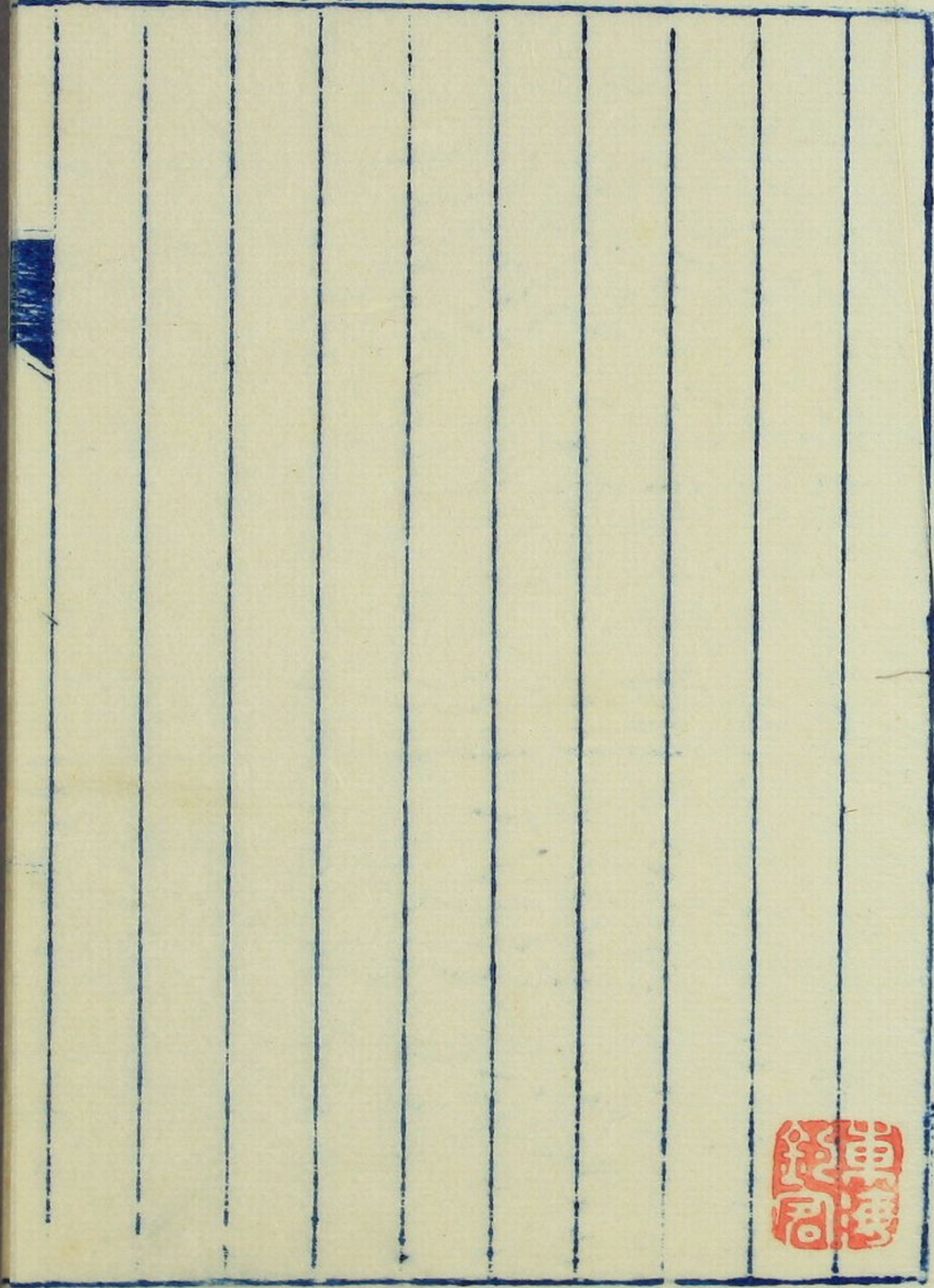
機

心

心

心

14
3159
B4(1)



林
氏
書

機雲堂叢書目錄

卷之一

書筏

鈍吟書要

義門題跋

湛園題跋

鏡函齋書跋

卷之二

墨井画跋

麓臺題畫稿

畫論

畫語錄

蜀畫精意識

卷之三

畫塵

讀畫錄

指頭畫說

三萬六千頃湖中畫舫錄

卷之四

素延賞心錄

印文考畧

窯器說

陽羨名陶錄

卷之五

芥茶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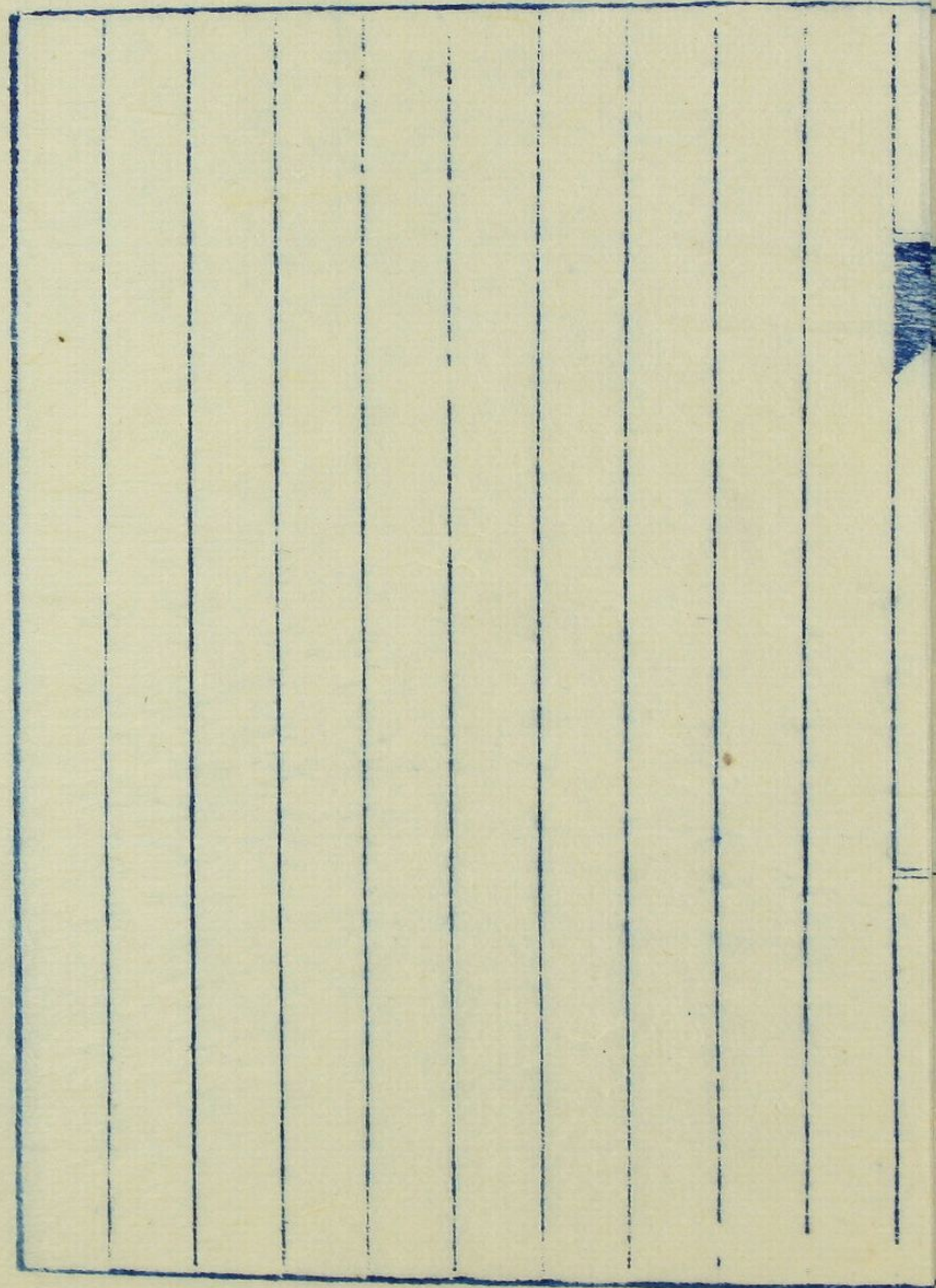
徐園秋茗譜

竹連珠

北墅抱甕錄

書

笈



書筏

句容宜重光君宣著

筆之執使在橫畫字之立體在豎畫氣之展舒在撇捺筋之融結在紐轉脈絡之不斷在絲牽骨肉之調停在飽滿趣之呈露在勾點光之通明在分布行間之茂密在流貫形勢之錯落在奇正

橫畫之發筆仰豎畫之發筆俯撇之發筆重捺之發筆輕折之發筆頓裏之發筆圓點之發筆挫鈎之發筆利一呼之發筆露一應之發筆藏分布之發筆寬結構之發筆緊



數畫之轉接欲折一畫之自轉貴圓同一轉也若誤用之必有病分別行之則合法耳

橫之住鋒或收或出

有上分下

豎之住鋒或縮或垂有懸

針搖縷之別

撇之出鋒或掣或捲捺之出鋒或迴或放

人知起筆藏鋒之未易不知收筆出鋒之甚難深於八分章草者始得之法在用筆之合勢不關手腕之強弱也

匡廓之白手布均齊散亂之白眼布勻稱

畫能如金刀之割淨白始如玉尺之量齊

精美出於揮毫巧妙在於布白體度之變化由此而

分觀鐘王楷法殊勢而知之

真行大小離合正側章法之變格方而稜圓棟直而網曲佳構也

人知直畫之力勁而不知遊絲之力更堅利多鋒

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則活蘸筆欲潤感毫用之則濁

墨圓而白方架寬而絲緊墨有肥圓細圓曲折之方

古今書家同一圓秀然惟中鋒勁而直齊而潤然後

圓圓斯秀矣

勁拔而絲和圓齊而光澤難哉難哉

將欲順之必故逆之將欲落之必故起之將欲轉之

必故折之、將欲掣之、必故頓之、將欲伸之、必故屈之、將欲拔之、必故擻之、將欲束之、必故拓之、將欲行之、必故停之、書亦逆數焉。

卧腕側管有礙、中鋒、佇思、停機、多成算子。

活潑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滯者、其機圓、機致相生、變化乃出。

一字千字、準繩於畫、十行百行、排列於直。

使轉圓勁而秀折、分布勻豁而工巧、方許入書家之門。

名手無筆、筆湊泊之字、書家無字、字疊成之行。

黑之度量為分、白之虛淨為布。

橫不能平、豎不能直、腕不能展、目不能注、分布終不能工、分布不工、規矩終不能圓備、規矩有虧、難云法書矣。

起筆為呼、承筆為應、或呼疾而應遲、或呼緩而應速、橫撇多削、豎撇多肥、臥捺多留、立捺多放。

骨體筋而植立、筋附骨而縈旋、骨有修短、筋有肥細、二者未始相離、作用因而分屬、勿謂懸輒二字為劣、如掣筆非第一品、紫毫不能懸輒也。

欲知多力觀其使運、中塗何謂豐筋、察其紐絡一路。

筋骨不生於筆而筆能損之益之血肉不生於墨而墨能增之減之

能運中鋒雖敗筆亦圓不會中鋒卽佳穎亦劣優劣

之根斷在於此

肉託毫穎而腴筋藉墨濡而潤腴則多媚潤則多姿
以上論書言淺而旨確非工力深者不解其難也

原跋

此卷為篋書中無上妙品其論書深入三昧
處直與孫虔禮先後並傳筆陣圖不足數
也乾隆辛丑夏四月丹徒後學王文治記

鈍吟書要

鈍吟書要

常熟馮 班定遠著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于此有功今為盡言之先學閒架古入所謂結字也閒架既明則學用筆閒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迹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而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為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

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子昂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雖畫沙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祕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是君憤憤。黃山谷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於周子發，故道健。周子發俗，山谷曾次高，故道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道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卻不俗。

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公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牆靠

壁，便不是巉巉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姜立綱尤俗。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真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

薦季直表，不必是真迹，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

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

漢人分書不純方唐人分書不純扁王司寇誤論只看孝經與勸進碑爾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佳可破惑者

八分書只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漢人分書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迹也然真迹只須數行便可

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為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腳如壁折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銳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

壁折可作折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卻甚備，便初學。

古人作橫畫，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畫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卻又趯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卻迴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畢肖，百日以後，便解自作書矣。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為之也。大字感令小，過鋒藏勢，使間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卻相稱，殊不見有異，竒迹也。

左去吻，右去肩，歐陽蘭臺不用此法。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者執之，多為所誤。山谷只自言其所得耳。

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

晉人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為過唐人，實不及也。婁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迹，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東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顏魯公書磊落，鬼竅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正書，至今人直以為怪矣。

子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擊、是古升字

黃長審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為然、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書法無他祕、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尚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卻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余見東坡子昂二真迹、見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風捲雲舒、逼之若將飛動、趙殊精工、直逼

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真有怒貌、挾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真迹、不知視此何如耳

坡公少年書、圓覺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見亦學徐浩、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卻云不然、我信山谷

作書須自家主張、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真迹、然不是不學碑刻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卽是法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普名澤，家藏右軍二謝帖，或謂之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卽是右軍。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為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為隸。旣知其不同，且疑薛尚功摹之失體，誤也。

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

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初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序，樂毅論毅字暴，黃庭經耶字，遺教經鳥字，今皆不行。今人所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摹盡去之矣。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正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

唐人碑板刻于亦有工拙，然勝於宋人。

佳佳麗字也。佳佳鳥短尾也。近時人作佳麗字，盡誤。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棗字作重來，今之改作。

束字誤也。見夢溪筆談。不習二王。下筆便誤。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卽之也溫。米元章以為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顏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賢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相似。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為足。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好。後來便可厭。只為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褚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疎碩而骨枯。非法也。看楷書。便知血脈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潤半細。半高半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毫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佈置用筆。千古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凡學書千字文。少不得。簡緣云。千字文。是將右軍字。湊成。智永臨寫八百本。非永也。此是右軍舊法。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只是

影子惟架子尚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迹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明朝人書一字看不得看了誤人事行書法二王起便是頭路真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吾法也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

二謝書只學趙白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團方好也簡緣云盡至情吐露

囑以上三札
答无答

學書當有晉人法看石刻亦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為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須參以趙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畫中晚年有一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最宜留心作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佈棊畫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真字中三筆須

不同佳字左倚人向右右四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如算子大似無講貫也日來作虞法覺其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多不是但惜不見原本字畫俯仰處甚適翻多失之與永師千文看方得與元米顛作顏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除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行書右軍止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襍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唐人碑上字耳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嶽以為過老詆之偏見也米黃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多信米米黃俱好為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黃論

詩米元章論書不為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聞耳

趙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愛古為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筆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真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為佳學者或不知董似未成字在文下

趙松雪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時誠為獨絕也自近代李楨伯創雙書之論後生恥

筆章之誤

差差之誤

功可作力

以為師甫習執筆便差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於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爾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切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散廉斷處微為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功視古人何如哉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簡緣云語汝學趙松雪若從徐李

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之汝學顏公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

處如見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一失也
小處用功便不死與无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世王履吉書行草學
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
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
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
自雀帖尤惡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
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雖欲博涉諸家然
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

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
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
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
有度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勻美

義門題跋

義門題跋

長洲何焯此瞻著

越州黃庭

歐陽公集古錄言有黃庭二本出于越州然非石氏所刻也石氏乃黃庭錢字爾其目見陳思寶刻叢編今猶有傳者南禺好妄漫不加攷自萬林以後書家并為一譚斯可笑也聊書此以祛其惑

內府本小歐道因碑

蘭亭書此碑肩吻太露橫畫往往當收處反飛蓋唐碑而參北朝字體者亦用其父分書徐州都督房彥

郎官石記序正統共不

謙碑法也然無一筆不鋒在畫中此秘閣舊本比今所拓神骨尤完率更佳帖不易致由蘭臺以入門亦庶乎其不遠矣

張旭肚痛帖

肚痛帖筆勢固豪頗亦失之流宕去晉人便自邈然疑蘇才翁兄弟所為未必其伯高也然書學不到黃長睿驟有異同眇不貽誦于蚍蜉撼大樹矣姑獻疑焉待明者決定可乎

舊本顏魯公多寶塔

魯公用筆最與晉近結字別耳此碑能專精學之得

其神便足為二王繼別得見真官帖乃徵吾言也當嘉靖初陸文裕公已有日就剝弊之懼壇長所藏尚有風神是百年舊搨宜珍視之予所覩記自吾鄉金文通公家宋搨本外未有過此也

內府顏魯公多寶塔

書至陳隋如智永丁道護漸趨勻整入唐而歐虞加之嚴肅非天下由分裂而之太平魄兆于人文者子褚公趁姿媚而小跌宕然永徽之後又可觀矣顏出于褚而仍還勻整不可謂之不善變也況豐碑與小字不同上下左右必如造凌雲臺稱平眾木使輕重

其豪
毫誤

無錙銖偏負乃成章法邪米顛橫議至云公真書便
入俗品自歐虞以下悉謂其安排費工由是恣為傾
敎指法蕩盡復後作頌見于唐而不聞于宋殆或由
此又云開元以來始合時君所好字體肥俗亦不然
虞書今已不見唐刻歐書體方固未嘗瘠也丁道護
書多肉而顏公頗與之近長短肥瘠如質文相循環
豈容舉此一碑為顏公早年書世人猶有以米顛餘
論獻疑亦未折其衷矣近歲摸搨日利且惜工價木
強無神明壇長二兄所收乃秘閣散出宋本結字之
血脈用筆之收放纖豪不失本真平日窺尋所得必

有愈出不可窮尚勿靳為我告之

宋徽宗樓觀帖

其驚鴻游龍之勢固是天人止使筆尖著紙不肖用
盡腕力卻鋒中意到于古法無差池也中有別字乃
遽入石豈非左右無正人如書所謂僕臣諛厥后自
聖者邪此又丙丁龜鑑之一事也

蘇東坡宸奎閣碑

古人碑刻多為大小二本予曾于白下見東坡表忠觀
司馬溫公神道碑小字本然剝蝕漫漶筆意不
復可尋此碑殆寺僧特加護惜又地稍僻獨得完

好以校集本留之不可下多賜詔許自便五字四明人相與下多出力二字取其副本藏焉下多且命歲度僧一人七字無之為得體皆當以碑為正

松濤菴蘇米三帖

蘇黃書宋代入石者遭黨禁多磨毀南渡後重刻即非復如初本之適媚至近時雜帖中所見或并非真迹刻工又不解八法凡劣失步此帖殆宋代佳本骨法風神具在不特出東坡續集中與季常帖九首之外可以網羅散逸也

購研帖語狡猶近至局翁書則非是翁晚年書兼有

括州平原雄健適折之勝此殊癡鈍望而可定其偽作也

米書紹興內府所刻十卷外唯羣玉堂帖中一卷最精曹氏寶晉帖不逮也此帖亦迥勝近刻與前蘇氏新歲購硯二石皆在嘉興松濤菴壁間為高樓所郭曹竹澗白晝秉燭以入手搨數紙分遺同嗜新歲帖予亦幸獲焉是金石文字中一佳話并記之

馮補之書彌陀經

此馮丈三十一歲時所書用筆圓潤穩秀益不減唐經生微恨失之太拘乏映帶飛動之勢此由見元以

前人真迹少耳明代書家自宏正以後皆無筋望之
索口然此最于此藝有繫升降輒敢因此帖一論

舊本聖教序

此碑未斷之本已不多得特搨手非良工且偶不得
佳墨遂稍減其風神不能如董宗伯所云字畫如刀
截者爾然吾儕窮士學書有此亦已足矣仲經先生
尚珍重之

夏承碑

鄭杓衍極云漢碑三百銷蝕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
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蓋一出于宋元祐間一出于

紹興間故獨能完好夏承碑近代翻刻再三字形皆
非其譌積德勤約為勤紹尤著者也都太僕生明盛
時亦不見古刻僅得江陰徐充子擴雙鈎本耳相傳
無錫華中甫真賞齋有藏本不知卽子擴所鈎與否
康熙戊子予從吳興鬻書人購得此本旁有丹陽孫
楨仲牆印記仲牆嘗著法帖釋文考異亦以鑒別自
負者觀其用筆淳古使人追想東京文物之美實與
三代同風太僕記子擴所貽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
此止闕十餘字其模拓當去初出未遠也前人或疑
為竒譎是不然分之沿篆猶真之帶分何竒之有唯

雜以他碑書體斯為不類乃學者所當戒爾臨汝帖中始指為蔡中郎書洪景伯隸續已斥為不足信而王暉猶言之元人自喜多聞而疏于攷證往往如此閣道碑隸釋具載其文在蜀印隸道中最不易致異時倘并遇之則不唯翰札之古且足為吾家故實增重也

杜貽穀宋搨黃庭經

名帖佳刻求之者眾小楷尤槌拓易損如容華銷歇還想傾國之豔末由髣髴矣若此未刊者固自難遇諦觀乃近徐季海輩流所摹時而趁快或帶傾敬唐

初人不爾然作小字能窮盡腕力筆勢玉局翁殆從以出趙魏公晚歲專師黃庭亦似屬此本賞會固當在廉錡風神內府奉華二印間有假託書家不視為輕重也

顏上黃庭經

黃庭近代傳摸失真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顏上本橫畫處仰勒平收有如大字唐臨宋鑄故自別也予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閩之間至絳宮紫華凡三十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尚存亦殊耐尋翫爾

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紀功碑其結字俱作篆體用筆時似鐘鼎古文殆漢人入分去古未遠往往相入今乃湮泐不可得見如淳子長夏承碑亦其一也姜白石謂是符書恐未必然但學為八分者與他碑之字錯出行間則取銷于不類矣梅宛陵了頭品詩誤有羊鼻赤鳥近書疑皇象多之句或緣未見搨本方虛谷遂于題下注有吳大帝字且皇恐作黃其寡陋使人笑來唯前輩竹垞先生據吳志考正其文非華覈所作并文中七月七日為泰斯實好古之一助云

曹恒齋蘭亭帖

渡江諸賢勛弁定本于完損肥瘦之間殆同聚訟朱子至以為笑若此本則其後已有天水雙龍宣和二印固不俟咨問尤延之王順伯沈虞卿也然摸拓但出當時便自筆意不失有可喜者亦無庸指此獻疑恒齋耽玩無數故不獨以愛弟所貽爾

衛景武公碑

王家令正書體源出蕭阮亦採掇同時虞歐褚三家勝處故李大夫書品謂之碎玉殘金張懷瓘書斷獨推其工草及行尤善章草今乃無一行可尋寶泉述

書賦所稱洛州長史德政二賈碑極峻利豐秀二賈為敦頤敦實史所謂常棣碑者石今亦亡趙明誠金石錄有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則云無書撰人姓名大抵當時已殘闕予所見石刻正書僅少林寺中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及北齊景武公碑二種此碑字最多下截已泐而尚存大半雖不得宋搨舊本已足供臨池之助矣

與曹仲經書

入春碌口不得祇候孝履徒積思渴耳思陵書法初從山谷入門後由米薛討源義獻此數幅者用

筆全無古意不必論其雙鉤與否也

又

蘭亭筆法具在自是佳本惜其間有修洗處耳其是否秋壑家廖瑩中所開則無從質證也據楊東里集中所跋玉枕蘭亭已有二本其一在南京火藥劉家其一在紹興府紹興本東里時已亡十餘年則小字本固非一也十三行字畫清勁尚出宋人但其中無復頓挫當緣堅珉難于下刀遂不能盡其曲折僕曾見南尋董氏舊藏玉版十三行與翁氏此石迥判末行宣和半印在上和字篆法

與真書同其簽是文休承書當是真本也石經僕
蒙吳赤鳧兄搨得所存之石見貽先生裝者不敢
復貪昧攫取

又

金石之刻惠教已多歛硯工價三倍于端石選煙
僕所攜尚多先生當留為臨池之助萬不敢復當
也褚先生書迹高秀當廣為游揚呂紫微集石門
呂敬授兄曾見惠一本封氏見聞記亦有一舊抄
其餘五種二舍弟皆有之倘此間見有異書再圖
相煩耳

又

賤辰過蒙枉褻尊重是日適為學徒輩拉去遂失
祇承又以未識設帳之地僅留賤刺及奉完盛儀
於恒齋令兄先生邨寓歉仄殆不可名也墨陽必
是文肅之女字迹亦出文氏而清勁有骨萬秭間
高手也特從來未見別紙不知卽出其染翰否耳
醴泉銘紙墨甚佳然亦不過六十年以前物特數
十字略存筆意留之篋中差愈于近搨也

又

承教石刻四種王知敬所書衛景武公碑與不著

書撰人姓名之段志元碑僕皆有之不敢重費嘉
惠其褚公所書之房梁公碑趙模所書之高申公
碑則祇承弗諼矣申公碑乃高陽繆醜公所撰非
其所書據石墨鐫華云尚存三百餘字相去百餘
年遂剝壞至此素欲一見而不可得特以其中
文思博要四字及尚書右僕射五字定為申公塋
北碑耳房梁公碑比之學徒蔣子遵所藏明季捐
本亦遠不逮矣好古而生苦晚古人所以咨歎耳

又

襄老極承其虛懷自媿無德以堪之方滋悚仄也

藏真草書當是明初人所為清勁有頓挫但太瘠
薄耳諸跋是一手偽書若重裝時止留董宗伯一
人可耳董亦偽書時下卻不能也文畫用筆不負
非真出此老所題紀句乃同時高手僕輩此生萬
不能到此地位二物價廉則存之亦無所不可

又

屢辱枉過俱失瞻款又承損惠印砂因官書督促
未及踵謝茲者復蒙以嘉味見貺盛惠稠疊其何
以當玉枕蘭亭僕所有者尚是弇山舊藏但非拓
拓鋒稜利弊不足觀采當今歐趙馮褚非先生誰

屬僕十指如縣槌又以冬寒折裂至不能成字安能攸助此勝舉邪衛公碑暫留按間俟春和可以握管當題識奉上

又

上黨蘭亭程孟陽曾捐數紙以遺同好舊曾聞之而未見也亦是褚摸典穎上本略相似而獨完但刻手則遠遜之矣若臨學則寧取穎上也

又

義獻雜帖北紙北墨似是重開絳帖殘本惜其已蒙又不見石刻日月字號亦未敢定其為絳州也

公瑕跋恐非真辛未為隆慶五年陸叔平已游岱矣魏宏之誌銘稍近院體筆意自佳但結體稍落偏詣不足法耳承分惠隸書首有興元二字疑為唐刻猶有韓蔡遺意未及詳矣姑妄以意度博一軒渠

義門題跋補

皇甫府君碑

自備說安危以下字體漸小于前似非一日所書然
尤為明秀可愛歐虞至貞觀初皆已臻大耋而精力
猶能若此蓋天之所予以潤色唐代之文明豈偶然
哉曹明仲格古要論云此碑多損壞存者僅數十字
今石本乃重換者耳按宋搨剝蝕之字與未斷不遠
疑曹說為不然

朝音殊

朝子立憲安定
朝字

華妙在一偏

二字亦
有長者

衢

字中間作主如意于白中濶故也上斜取勢

說文父字在又部 瑞字下兩白配玉旁 何字
并避同字 輕字放長配右白 旋字故穿避直
絕字下一畫妙于疏 獄字化三為二 季字
上側下平 闡字下一筆均適 術字化三為二
曉字妙在上側占左均 自字三角相亦為下
有目字 尋字化出一直理 澆字看此知曉字
特變 訖乙字畫長白乃勻 衝雖以予作勢仍
存化二之意 襟字上放長配下白 精民出淮
南子善人也 脩字左角促之使密橫一筆使左
角占用字勻 夫二字似光庸

褚登善聖教序記

山谷老人第齊廟碑全仿褚公此碑書體前人惟無
所不學乃成家也

褚公書今僅存者獨三龕碑房梁公碑并此而三耳
三龕碑方整與此殊不同房梁公碑未得見而徐季
海論書又云虞得其筋褚得其骨則肉豐而力沈乃
虞褚當日所以擅名亦不盡以瘦勁推能也康熙己
丑始得見房梁公碑乃學褚公書者為之多口此碑
之體近代無精鑒謂是出于公耳
又攻趙德父金石錄亦云是公書雖立碑歲月及撰

人姓名皆已殘泐而書者為公意當時必兩存按德
父後跋亦以僅存脩史河南郡公此六字惡知非後
人以書體近公妄加之乎

褚公此碑參和南北兼有篆隸然頗傷于襍欲趁姿
媚反乖自然于鍾王之外橫駭別驅要之書家正派
必在永興渤海及其亞匹永興如孔門之有顏子勃
海廉鶚太勝近于孟子河南源遠未分莊周氏之倫
典康熙丁酉秋夕漫題後人見之必笑我為不知量
也

記中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褚公所書二本皆然

相如上林賦云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注家引潘岳閔
中記云涇渭霸滻鄠鎬潦漓凡八川蓋指此介懷仁
集王書乃作甸何以與嵩華屬對子然彼法本外文
字不足異也穀梁春秋桓十有四年傳嘗必有兼甸
之事或上文云甸粟而內之三宮寫誤而為甸范甯
注遂以為夫人兼甸人之事經師有此則其失甚矣
記之以示餘兒重九前一夕也

康熙庚寅夏日過蘭圃先生園林漫成是日獲

觀所藏宋拓楔帖

兒童曾是嬉遊地中歲重過意惘然花徑側行驚樹

長水堂移坐詫荷鮮雨來風磴生幽籟日漏雲峰急晚
蟬偶出蘭亭攬陳迹儼將興感附當年

唐摹十三行

此本不能定摸手為誰氣韻蕭灑大都出于唐人紙
墨則南渡後物也近刻索然無復生意此尚初搨神
采故爾溢發耳

毘陵唐氏所藏宋拓十三行

宋幼博據陶隱居與武帝論書啓謂黃庭勸進像贊
洛神逸少有名之迹而褚公逸少正書目共十四帖
洛神不錄蓋誤以為子敬書故柳跋亦云余竊謂晉

梁相去差近洛神亦自有右軍所書殆未可知今所
存十三行則姿狀翩躚與會豪舉故典大王不類未
容便議褚柳鑿裁之失也此本雖無筆不收亦已發露
無餘多帶顏法遂開蘇黃風氣趙承旨謂宣和書譜
中所收是唐人硬黃紙臨本筆畫沈著大之韻勝
不敢以為真跡却有柳跋兩行者豈卽此是邪抑別
為一本直周膳部輩所摹邪然其雙鉤入石纖細必
備可謂至工且屬初拓去書在紙者不遠此董宗伯
所謂往來于懷每見諸他跋也余從前過目者惟愛
越州石氏所開曾閱三四本大抵拓時石已稍剝比

之美人遲莫一段神采煥發奕口照人故當讓此三五少年時爾康熙甲午秋日同年益切尊兄相示家室承命漫記

湛園題跋

湛園題跋

慈溪姜宸英西溟著

題樂毅論

梁武帝答陶真白書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
微醜健恐非真迹陶上書云樂毅論愚心甚疑非真
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余觀
逸少黃庭曹娥像贊諸帖知樂毅論洵為醜健不同
然自唐人相傳為法書第一蓋唐時去梁已遠王之
真迹益微而唐人書法氣象多而神明少宜此帖之
見重于世也此本與余所藏宋搨寶晉齋刻相爭在
毫釐之間亦世所罕覩者張子漢瞻別去兩年其臨

池增妙今相見吳門出此令題余謂張子室愛此書
正恐其作書便落唐以後氣格耳

跋祝枝山書

今日觀陸子其清家藏法書最多宋榻黃庭經十七
帖及宋仲溫真書孫過亭書譜其尤佳者又枝山自
寫所作詩長幅文徵仲評其規模襄陽而其書法原
出于王氏父子可謂曲盡枝山之蘊然祝書尤深入
大令閩域惜偽書紛出非具眼不能辨也張鳳翼後
跋謂徵仲以東方朔學叔教衣冠為一時下筆之誤
然張云枝山為徐武功宅相故其書似之猶張敞之

類馬遷張當是揚字之誤即楊敞亦未是司馬外孫
乃敞子惲耳一事兩誤可謂彼此更相笑也

題祝京兆千文

章草書惟宋仲溫得張索遺意而過于放軼枝山
繼之體兼衆家故為明代書家第一昨研谿度常
過余寓齋出觀余所藏離騷經墨迹研谿歎絕因以
千文比本見假余手臨一過頗識其用筆之妙但此帖
不用章草位置停勻規矩謹飭殆是此公杜德機時
也枝山又有一千文純用藏真法大小錯綜行間天
機盎溢只是摹本摹手又不工不及此真迹遠甚乙

亥春三月記

臨宋儋書題後

此宋儋唐開元時人與李璆齊聲李師王宋師鍾李書今不傳而宋真迹惟閣帖存此二十一行閣帖置古法帖中列于衛夫人前則尚未知其為唐人也然其書自有六朝風味

又題宋儋書

僅七十字段落凡五其中賓主分合單題直接隨勢收煞照應末又掉尾飄搖置之龍門小贊中是一是二

臨樂毅論題後

近始悟運筆之妙全在心空學中鋒三十年都無一筆是處早間臨此似有轉機然塵務關心往往墮落焉重東晉諸賢書法超絕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獨妙

董臨澄清堂帖跋

華亭書派輕薄模仿頓失古意惟此卷筆口藏鋒妙于用拙始見文敏真本領然不得澄清祖帖亦不能酣適如此昔人論學書者必得古人真迹一二段臨摹方能入妙端有此理今人眼界淺狹書格所以日

下也聞張子漢瞻為人乞文以潤筆得之余傭書至老墨剗穎禿無從購此一字以此知文章聲價去君遠矣

跋遺教經

陶貞白與梁武帝論逸少書備矣獨不及遺教經何邪黃山谷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癡凍蠅言其拘窘無逸韻也余考唐僧徒最善集書于逸少尤多遺教經是集樂毅象讚黃庭洛神孝女誓墓諸帖而成者逐字玩之自見字體雖少拘窘然自是右軍家法勝道德多矣

跋蕭子雲書列子

述書賦景高則潤色鍾門生情屬己景高正書果出于鍾此則黃伯思米元章俱疑其偽然極為古秀微少生動耳案生情本
作性情

臨帖後書

寒威稍霽紙窗西照執筆欣然得閣帖僅臨晉魏間書數種愛其道秀發于淳古也不及鍾傳二王者亦猶唐人選詩之不錄杜工部也時乙亥十二月初五日書成筆頭作凍雲然有聲

謝莊諸人書

謝希逸庾肩吾書張懷瓘諸家品書亦不及然其書實超軼可入能品

謝萬石亦在能書之列明字長度萬兄據之長子小字胡兒與侄疏自稱父晉人猶有此風晉朝議欲以謝元為荊州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亦猶漢疏廣受之相稱也對子侄自稱其名則古所未有陸怡王欽典三女稱厥疏晉人通脫固所不嫌邪

題李君冊子

篆法貴古不貴巧漢印白文皆鑄成者但記爵名而已無為字者其篆體亦方正無多轉折至唐用朱文

刀刻始有字及道弼而印璽之法從此日趨于巧矣然自唐及明隆萬以前書翰家亦不多用印章用者只是銅牙章及黃楊木故講此者頗少今地不愛宝文石肆出好奇之士鐫鑿爭工各以其意相配換無復知有方正體者且專講刀法而漢鑄之體幾亡今李君製譜力追古法不欲多出新意當波靡之會而好尚顧如此是余之所重也

題鄭谷口摹古碑

真出于隸鍾太傳真書妙絕古今以其全體分隸右軍父子摹仿元常楷法尤妙欲學鍾王之楷而不解

分隸是謂失其原本漢建平光和間碑板乃鍾王所
出學者顧求之開元以還是并不知鍾王發源處未
得為書家正宗余晚好此書恨年事無及又未見谷
口問之其門人曰先生自悔從曹碑入手莫年規撫
夏承始盡其奇妙今觀此題曹碑云甲子漢刻知或
言未信谷口晚書奇變殆是游刃之餘未有舍規矩
而能成巧者也

題戲魚堂像贊

室晉齋初刻像贊最為神妙中缺九十餘字停雲館
摹本雖少生趣風格尚可想見余家藏室晉乃是曹

之格重刻者結體豐勻亦無缺字然頓乏風致不足
重也前年北上時收拾得舊藏戲魚堂殘本四冊吳
門遇故人司寇徐公云當為命善手重装今不知竟
落何處內亦無此帖今日友人查浦以此本見示快
所未覩殆是室晉初本之亞也雖石刻多剝意正似
微雲之點月愈覺研好

又題蘭亭宋搨

壬申歲獲見于朱竹垞之六峰閣因題年月于後此
帖乃是定武之最者紙隔麻首尾無損竹垞
云多方購之始得今遂落查浦手其計更過于蕭

翼也丙子三月京師再題

錄新詩書後

王君樹百以便面屬適新詩成遂細行書其上十指
幾為皸裂不知當暑搯之定能冰氣未襲人否時
乙亥十一月廿七日也

題王峯相國徐公感蝗賦卷

蝗之言王陸農師曰其首腹背皆有王字然則羣飛
食苗聲燄蔽天者以其有所挾而然也公所見入境薨
口徧于郡縣安知其胃腹背間不隱口有文若王如
得所挾者乎賦中有云念吾

后之深仁亶民依之是恤畢竟此輩戢影年書大有
深仁之效應若抱鼓惜不令公見之如公之心所謂
進亦憂退亦憂者也

又題述歸賦卷

行芳志潔昭口若揭日月而行公與靈均固可千載
相質其文瀾千回萬折斷續掩抑間自諧宮徵騷
人以降惟長門羽獵差為近之歷子晉魏爽口絕鄉音
矣公書法雖派本率更實由心運此與後賦所書隨
手塗乙無一筆率爾祭侄文爭坐位之伯仲也不知天
問阿壁時亦有此淋漓翰墨否竊以屈子處亂事暗

其悲憤固宜公遭際明盛而亦有坎坷之歎此撫今感昔念不忘

君益有不能已于言者也每一展卷不覺涕淚之承睫云時丙子三月二十日敬跋于京師椿樹邸中

臨王書洛神賦題後

有以羣玉堂帖見示者中有此賦校定晉帖差完且神采更生動逐字摹之覺形神似拘然形似亦在運筆間消息今書家誰解此能知吾合處方能指點吾病處

書宋榻宣示帖褚臨樂毅破邪一帖

乙丑年在都以褚河南枯樹賦易得樂毅破邪一帖後為吳徵君天章取去不得已捐此帖購還之出門時以樂毅破邪付長孫嘉樹聞又入偷兒手矣是余并三帖失之也此本宋榻褚書人間絕少各帖無所之施褚作無施之所足備收藏攷證一時換去余計固失而徵君復以詒聲伯年兄亦未為得也聲伯欲守此帖當以余二人為戒

臨王帖題後

古人行書有真行有行草此所書官奴帖與蘭亭敘皆真行也通體真書少作牽曳而已所論鷹嘴二帖

行草也真書中間以草字雖則是草不可縱筆故晉魏人名用草草入行後來率意作書古法遂不可復見

題郎太守畫像

君謂考功我來必告詎意三年一面未卜有木千章有琴一張有亭有池置君中央蹟邁龔黃心希嵇阮澹爾太虛空林偃蹇我展君畫君得我文何用識面目擊道存君謂唐東江余過必相聞余詣唐公輒誌之余亦疎懶未修謁題此以志相思

題徐武功書後

武功儻畸人故其書亦多奇氣然余浙人也于忠

肅事不能學吳人以私恕之于此帖亦不欲多觀正如李衛公之白香山詩以為見則必好也

臨像贊書後

宋云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典王敬仁

敬仁王修字濛之子宮著作郎太原人與琅邪異派故書姓王導雅愛鍾書亂後猶衣帶中盛宣示帖過江後以其右軍敬仁從右軍借看深好之歿時年二十四其母即取宣示帖殉葬修書隸行入妙

跋樂毅論黃庭經臨本因記始末

陶貞白啓梁武帝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像贊洛神不審此種猶有存否時武帝與陶

皆疑樂毅微麤健非真不重也至唐褚登善錄右軍正書以樂毅第一黃庭第二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平一少育宮中所見真迹楷書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可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唐人珍重樂毅為第一今代能書者臨摹黃庭不能竝也及神龍時歸之太平公主太平敗為老嫗所竊取縣令追急付之竈火而樂毅論亡矣開元五年收大正書三卷遂題黃庭為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及潼關失守之後訪黃庭真迹不得或云張通儒將出幽州莫知其處而黃庭又亡矣真迹永絕得見此妙手

臨摹令人悲喜不置

記淳化帖

世彩堂翻本淳化絳帖俱可亂真其容廖瑩中精于摸搨王用和工于刻石故也先是韓侂胄有羣玉堂帖亦其容向若水所手摹二奸亡國先後合輟其博古好事乃亦有不謀而同者使能移此以為國用人豈不家國俱榮乎

跋羣玉堂帖

帖有十卷舊名閱古堂帖後名羣玉蓋侂胄誅後籍入祕省嘉定末年所改也以首卷皆南渡後帝書故

得存耳二三四晉隨唐帖五卷後盡是宋人書全刻
失傳久矣此本零星收拾僅得兩冊雖逸少書有過
肥之病然刻手極精紙墨亦好又所錄李邕詩今不
多見或云是中唐人詩似有理然不知北海何故得
書之

跋曹全碑

余酷愛漢隸而不能學近覓此帖連得兩本時々展
對如見典型正不必手摹為快也帖以晚出幸完好
昨有惠余漢滎陽令韓仁碑者亦是元至大間始出
令李天驥再立石而翰林趙間口記之慶韓君循吏

至是始顯然其字已多磨滅矣吾安知四百年之後此碑
不更磨滅如韓碑邪宜廉讓曹子之室愛此本直欲
使四百年後賞鑒家有所據耳

題丁太翁小影

伊川先生謂影堂之制使有一毫髮不相似便與拜
他人父母何異然昔人有雕木為像而奉其親者宋
承旨為之作傳不以為非孝也况圖像之逼真者乎
本公年兄敬事其尊甫愛菊圖像雖遠客江湖未嘗
不奉之以行可謂永言孝思者矣余為之題曰思其
所嗜采籬之菊愛如懶如江湖一幅

題毛蘭齋采芝圖

漢初黃綺采芝山中于時傳經有大毛公采芝之歌
灼々其華經傳于後詩正而葩我歌我詩復餌其芝
彼何人者毛公之支邈矣高風相望異代石泉蒼松
披圖斯在

題查庶常臨各種帖贈行

京師人士往來賀遷贈別皆有詩口貴多無少貴長
無短貴律而排無古而散得是三者則無問工拙彼
此之心皆快然無憾而非是以為不稱故余于茂名
錢明府之行多與長無有焉亦賦七律一章為贈明

府知余之拙也而不以為嫌者徇俗之例如是足也查
庶常與明府同年至好獨不為詩臨古帖各體裝冊
贈之今人作書與詩類不好古其目力所到至宋
人止耳庶常詩取法三唐溯源漢魏其于書也自
鍾王虞褚以及宋元明書家無所不臨摹得其運轉
變換之法如此冊種々風格可重也明府攜此以行嶺
外村墟山館鳥聲淒斷人煙稀絕眺望無聊之際出
此展觀之必當欣然獨笑而有會于庶常之詩也以
視諸君子贈行之作雖興會各自不同然意味深長
要無踰于此者矣

題宋搨十七帖

唐張懷瓘論草勢云草之體勢一筆而成惟王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口繼前行之末逸少草書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又云逸少草書有女郎才無丈夫氣子敬卓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終可為其弟子耳懷瓘以一筆成書連牽不斷為草書之精非知書者也所謂草書者草其真也草書在子點拖曳之間若斷若統而鋒稜宛然真意不失此為至精至妙唐文皇集右軍取其尤者為十七帖其晉書御製義之傳贊曰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

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正如此者可以得其集帖之意矣

臨聖教序跋後

臨二王書須略得晉人幾分筆意正以蘊藉為宗若專務險勁但論氣質便似唐人效劉義慶作世說新語雖詞調豐蔚終離本色

又

唐寺塔碑文集右軍書者多矣然獨此帖盛行者以御製文故重之也不作是書殆三十年在天津與友人查浦同寓命余書之搨本下劣轉得一快以神氣

不為所奪耳

書自作書後

古人做書有臨有摹臨可自出新意故其流傳與自
運無別摹必重規疊矩雖得形似已落舊本矣然
臨者或至流蕩失本摹者斤斤守法尚有典型余于
書非敢自謂成家蓋即摹以為學也傳與不傳殊非所
計

柳公權榮示帖

中云有赤箭多寄三五兩以扶衰病

赤箭即天麻苗陶宏景曰其苗為粉久服益氣力長
陰肥健輕身增年唐太平公主與官人元氏謀于赤

箭粉中置毒進元宗白香山齋居詩黃著數匙粥赤
箭一甌湯公權所須亦類蓋是唐時風尚猶晉宋間
朝賢之服石散也

為人臨衛夫人書

窗外微霞毫間凍澀勢不得騁特于體制無失耳逸
少蘭亭是其最得意書亦必于天雨氣清時得之也

題清溪老人江山卧遊圖

程芳朝湖廣人

石田去後雲間畫派單行專以次女韻取勝矣此卷蒼
茫遠勢不減相城風味是百餘年所未有其落筆時
蕭然塵外之意可想也簡可兄知室愛此遺墨青溪

公自可不亾正不必如米家阿虎規口家法也

題嚴孫友留別和韻詩後

以拙手用退筆書處口著礙視前人所作如兼葭之倚玉矣光武云見卿使人大慙此書長存余軫心不止也

臨右軍法帖書後

右軍為會稽內史典蓋田相失誓墓不出竟行其志可謂振古豪傑書法皆其所臨宣示戎路諸帖相表裏其細書黃庭曹娥別是一種樂毅像贊有絕相類處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也大令求展墓表自

是父子不愧家風二王之外能為鍾書者王仲將僧虔蕭子雲而已唐以下此種幾絕歲在乙丑為毘陵楊鳧令兄寫此帖長安筆價奇貴以折鋒毫書此不覺意盡

題玉板十三行

右軍父子真書雖同出于鍾太傅右軍斂鋒大令拓筆觀樂毅東方諸帖與此可見賈氏刻玉板余二十年前曾見之武林乃觀橋葉氏贗之王氏者是時從友人乞得一紙今此刻不知又落何家余所藏亦失去久矣再過數十年恐搨本便不易購水村之喜得

而宝藏之亦見及此矣

書官奴小女玉潤帖後

官奴子敬小字劉夢得酬柳子厚詩還思寫論付官奴謂子敬也注柳詩者謂是逸少女名誤矣彼不知玉潤是官奴女名也逸少尚有官奴婦舊復委頓憂之深一帖可證逸少七男一女極子孫之盛而一女疾病至于憂之焦心引罪自責其慈祥樂易可見他日又云得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宜其誓墓于未衰之年不能以此而易彼也

書詠懷詩後

張子寄此紙屬書詠懷詩因寓中無全本僅書文選所錄十七首是日閏三月朔日有食之既北平薄子聿修宿遷徐子壇長過寓齋看書相對閣筆歎息者久之

跋黃州詩後

楊君冕令遺兩筆可作細楷余疑其未佳輒作大行草五六幅餘一枝偶試為真書良善及取行草者楷書之鋒銳已晚世不乏佳士以意悔而失之者多矣然余之所失者筆也猶珍藏其一其壞者亦拂拭而用之可盡其餘長筆之于余無憾矣彼人之見屈于

不知而終以頹廢不振者可勝道邪况有既知而故
抑之者彼何能無憾于心邪

梁武帝書評跋

此從漢末至梁三十四人乃以兩本彙而錄之一云
二十八人今得三十有二袁昂古今評普通四年所
上大率相類蓋武帝用其語斟酌成此然中有張融
書如辨事對揚獨語不困行必會理蕭子雲如孤松
一枝下有壯士彎弓雄人猶虎心曾猛浪鋒刃難當
顏倩書如貧家奠果無妨可愛少乏珍羞王彬之書
放縱快利筆道流便蕭特書雖有家風々流勢薄猶

如大小王安得似也柳惲書縱橫廓落大意不凡而
得體未備郝愔書得意甚熟而最妙時難疏散風氣
不無雅舊庾肩吾書畏懼收斂少得自克共八人評
論而此書不見豈以其辭未雅馴而削之邪抑是後
來附會原書固未嘗有邪中于孔琳蕭子雲諸人書
俱不下貶語獨深文于大令比擬不倫豈為公論袁
昂書評有云張芝驚竒鍾繇特絕逸少魚々獻之冠
世此語為得其實

又題帖

此隋僧智果書字非一體當是積日所成玩其行楷

亦精研于鍾傳者而李嗣真書評比之委巷之質豈其然乎

題絳帖

絳帖在南宋諸本雜出已不可辨單炳文曹士冕所論至為詳密然較之此本卷數皆非舊識字畫波磔更無論矣舊有二十卷此只十二卷終卷是孫過庭諸人恐唐人書亦未必更有八卷則此為全本無疑當亦如寶晉齋之有米曹二本多少並行也司農孔君新得此出以見示其紙墨黝古今時亦不易遇洵足珍也

題米趙書跋語

徐子道積曰君規摹魏晉人書偶一為此終不脫向來本色荅曰惟有向來本色所以貌得宋元人書譬如今詩家目不識古詩十九首蘇李贈荅為何物而哆口蘇陸到底是兩家門外客也

題洛神賦後

史傳子建得甄后玉鏤金帶枕感歎不已還濟洛水忽若有見遂為此賦初名感甄後因明帝見之改名洛神愚意不然子桓兄弟猜忌必無與枕之事即與而子建敢作名賦之乎果爾則無以異于桑濮之淫

辭王逸少父子晉代名流決不輕書也蓋子建師法
屈宋此直摹宋玉神女賦耳逸少今所傳有二本子
敬喜書洛神多至數十本亦愛其辭之工麗而有體
也余固戒為綺語者因某之請遂書此與之

題黃庭經

黃庭經或云是右軍換鶯書或云換鵝者是道德經
非黃庭也自陶宏景始以此書與樂毅論並稱為右
軍有名筆迹後入唐宮中武平一所見是扇書恐別
是後來臨本其書亦旋散失開元五年購得右軍正
書三卷第一是黃庭後函闕失守內庫法書散落人

間事平遣使按訪獨未得黃庭真迹相傳為張通儒
將向幽州莫知去處據此則黃庭自唐中葉散失已
久後人摹刻者不知竟是何本余所見宋榻非一此
白下蔡岡南兄所寶藏彩色鮮好余展卷歎賞畱置
案頭臨撫再過不識與真迹相去幾許若撫刻則近
來收藏家殆未有過之者也岡南屬余以數言題後
并記其始末如此

題十三行

此武林綠石本世推為十三行第一然筆法方整頗
類趙松雪豈即其摹刻邪昨楊子楚萍出余所鈎唐

臨墨迹共觀之不覺咨嗟歎絕惜楚萍猶未見真本
古人手迹日就零落雖刻本之善者將不多得則楚
萍之寶愛此本未為過也戊寅八月六日記

題畫平林遠岫

豪尖圖動墨汁薰蒸盤礴之妙宛然寫生空林蕭條
茅屋靜整定知有人門迹雙扉人不可見名不可聞
悠悠遠山往來白雲如此逸迹誰為寶者邈彼朱門
何殊林下

題孔琳之書後

孔琳之字彥林草行師于小王時稱楊真孔草王僧
虔曰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閣帖僅得此
數行人少習者以其語非吉祥然梁制彼此弔荅中
言感恩垂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
得仕其重如此故武帝嘗與儒臣講喪禮而子弟亦
家習之有以善講喪禮得舉者大抵六朝風氣似此
後世忌諱繁多而人情益通脫反以晉宋人為放誕
何也戊寅九月廿三清晨臨帖隨筆記之

又題聖教序

唐世右軍遺迹猶多空門碑板尤喜集其字如盧藏
用建福寺三門碑胡霈然大智禪師碑越王貞大興

國寺舍利塔碑僧行敘懷素律師碑皆集右軍書而為之者非獨懷仁也世傳懷仁居恒福寺模集右軍稱精熟其徒胡英效之亦時集王書勒石蓋僧徒欲借此以久其師傳耳董文敏據舍利塔碑謂集為習乃好奇之過不知舍利亦集王書殆以習通集耳不然今聖教碑與逸少諸帖並行豈懷仁之書足以方駕右軍邪

十七帖今注絲布單衣示致意

宇文周武帝詔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注絲布以絲裨布縷織之今謂之

兼絲布也觀右軍帖則知絲布之稱晉時已然晉樂府云絲布澀難縫唐制凡賜雜絲十段中用絲布二疋

跋書蘭亭叙

定武本為歐書比之褚登善所臨特為端楷近惟東陽何氏所藏石刻為得其真然搨久漫漶余特以意摹之大抵去古愈遠則失真益甚古人作書俱有口訣而授今既不可得但審知用筆之法臨書時自于手腕間消息庶乎古人不遠耳

跋張即之書楞嚴經

張即之號樗寮書法歐陽率更加險峭遂自成家今
停雲館收刻只數行余家有所寫樗嚴經全卷避
亂播遷僅存此廿二葉停雲所刻有云慈溪有王昇
者出入吾家二十餘年吾邑多張書其皆王君所得
乎世傳其為水精書能禳火故藏書家多寶之

題困學書李潮八分歌

余家藏伯機草書蘭亭及李潮八分歌蘭亭帖戊午
攜至京師客久困乏為有力者購去獨此帖留家後
歲爛去半截偶于行笥檢得輒割裂其行數命工裝
之雖斷文訛缺若遇中郎猶足為柯亭之賞也

書石林詩話

古人語不可輕取葉石林云劉子儀揚大年皆喜唐
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
類然亦不以楊劉為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
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
一坏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
何獨劔乎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
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劔
字此理甚易知也余按漢書高祖本紀曰吾以布衣
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劔也下韓安國所云三

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々字後人所加耳此語及注甚明是歇後語班固已然而石林止憑史記從夢中彈駁古人不慮子瞻魯直胡盧地下邪即石林論詩亦未當其賞王荆公晚年詩律精嚴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而所舉王詩含風鳴綠鱗々細弄日鷺黃衰々垂鳴綠指水鷺黃指柳題見水柳字可耳不然鳴綠鷺黃竟是何物反不如三尺一坏之猶自然也且鷺黃古人亦以比酒與三尺律三尺喙何異云提三尺自是劍不聞三尺喙律可提也若揭三尺則未妥

書劉禹錫淮陰行五首後

無奈晚菜時清淮春浪軟晚菜魯直疑其不可解周益公二老堂詩話謂嘗見古本作挑菜按五首本集止四首末篇為紇那曲詞晚菜本集作晚來尤明

題三好圖

查林先生以此圖屬題余展卷諦視宛然真面目也適禹鴻臚來謂曰此公之貌所以神似者以有三好可尋耳吾胷中一念不起于物一無所著君何從而物色之哉余曰杜詩云落日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評者謂太白風神千古如見是杜之善于為李寫照也

今清風明月何處無之余何為無以得子邪相與一
笑而別遂記其語于後

題摹古印譜

自秦相變古法作蒼頡篇爰歷博學同時並著于是
八體有摹印其法屈曲縝密皆仿秦璽文為之而頡
籀古文遂廢魯壁所藏汲冢所出雖沈深博古之士
至不能識其大全況後之學者去古益遠欲其分別
文字以不失作者源流何可得也摹印僅八書一體
然自分隸盛行之後篆書賴此得存使其由斯篆以
上溯頡籀遺法安在古文不可復興于今日余最愛

近時程山人穆倩所作而時輩競譁之以為詭怪不
經穆倩已矣百世而後當必有識子雲者今觀劉生
稽古堂印略猶能得其彷彿于方幅之上蟲文鳥迹
絡繹雲布余雖淺學不能驟辨其于古真似何如然
可謂有志者矣

題項霜田小影

儻居秋溢庭前春盡不見寸草一枝之蔭比于瓊樹
蓋都下寓居皆如此聞之老居京師者云五十年前
公卿邸第門宇靚飾雜樹疏映街衢闌闌槐柳俱成
行列士大夫公餘散步間入列肆繙閱圖史摩挲古

敦窒器倏然而返不礙車馬余因此想見唐人落葉
滿長安之句今日項子霜田手攜此圖相示老樹突
兀在吾眼前既快所未得又著此蕭疏間遠不受一
點塵埃人物觀其挾莢趺坐意不在書使人之意也
消時金行初屆殘暑猶灼與客同觀如有涼風拂々
從卷中出矣

跋家藏唐石蘭亭叙

此石背面刻蘭亭叙二種前一面較低一字明嘉靖
間吳門黃君者工畫人物偶得此如是唐摹石因贗
為北宋人清明上河圖并榻如舊本獻之一貴人其

人以遺分宜相後潢匠索賂不得發其事貴人以此
見忤而黃亦坐是窮死其子名景星字平泉跋而知
書亦善繪事與余家有連攜此石至慈老焉此石向
藏余第三叔祖家叔祖沒後余尋得之春確間石廣
二尺長尺二寸厚一寸許質光潤可鑿字體多類聖
教序蓋唐僧懷仁所集本也近見武塘錢孝廉梅摹
帖其叔相國跋云得善本于京師前有趙文敏蕭翼
辨才圖遂模刻之余諦觀正與此前一面低一字本
同所謂善本者此也而神氣去之遠矣自後在京師
又得高麗揆文庫收藏本中有宣和御璽則文敏圖

在焉翫其紙墨良是宋榻與背刻本又毫髮無異只高麗本盛字上成字鈎微起而此徑帶下放字彼楷此行靜字右脚低于左青而此微縮為不同及視石則三字已損即用前完本嵌補紙上補痕猶隱々可見然後知此石之流傳真千餘年物也吾子孫當善藏之勿令俗工妄榻損其真氣康熙己巳九月朔書于京師之停舟書屋

嘉話錄云王右軍告誓文今所傳即其豪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

講堂匠人于鴿瓦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之岐王十年王家失火此書見焚今法帖所刻皆具年月豈後人因夢得言而增入邪然其摹法頗古

題禊帖

右軍禊帖乘醉用退筆隨其勢書之故天然秀逸妙絕古今褚登善書每分隸體用其法臨摹益饒古色近所傳刻多是褚書余所見五字缺本吳興十三跋絕工往在延令今不可蹤跡矣潁上學宮所得石蛟

川王氏猶藏之而搨本粗劣不足觀此本紙墨黝古
余家藏十七帖絕類此皆五六百年物也辛酉冬將
入都得王子勤此帖燈下漫記

樂毅論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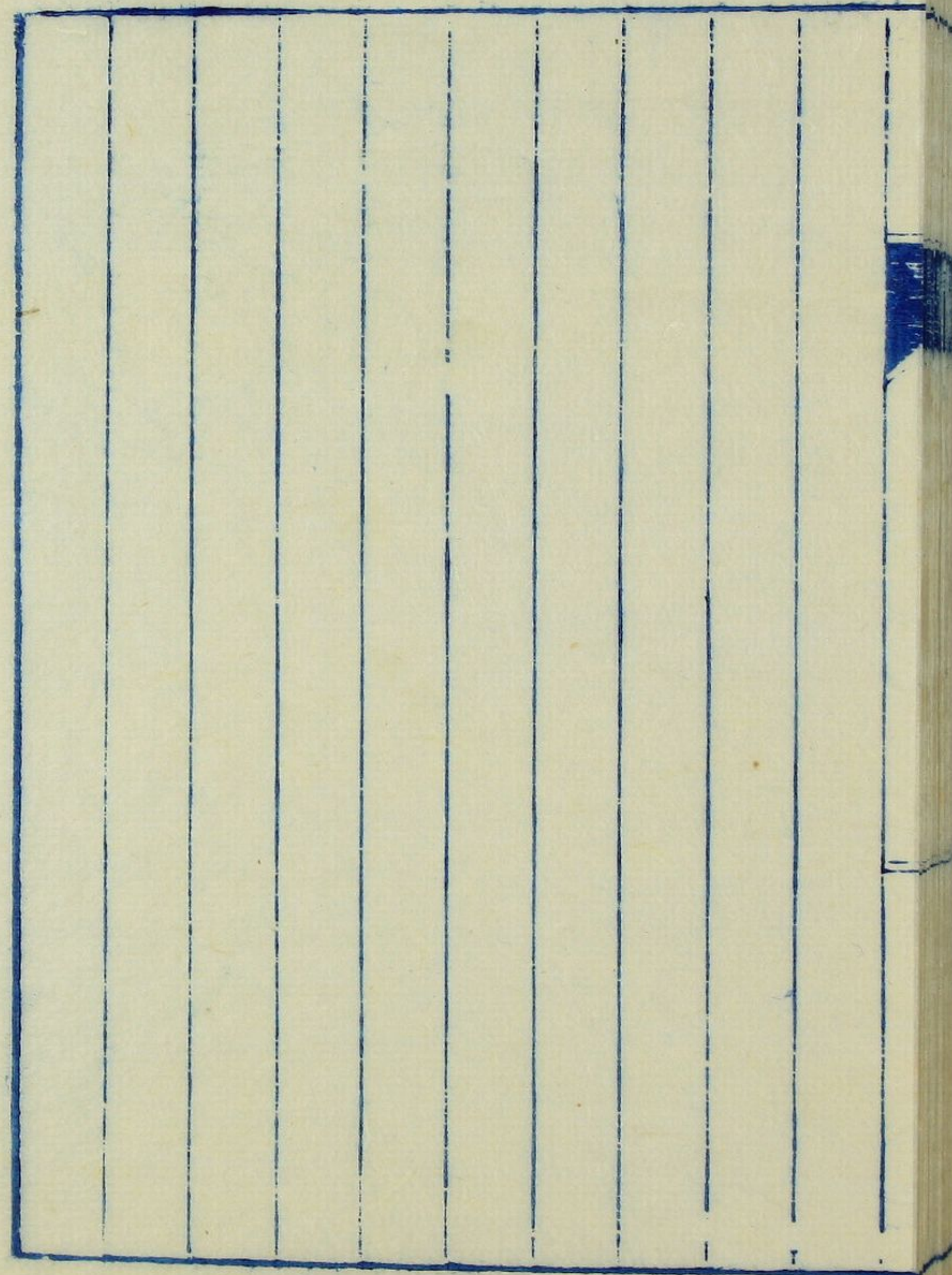
陳僧智永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自蕭阮
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以賜始
興王々昨收禁中即以見示吾嘗聞其妙今觀其真
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沒又屬餘杭公主陳世諸
王皆求不得及天下既定永處々追尋累載方得陶
貞白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

新言得之矣智永記如此按梁武帝云樂毅論微爽
健恐非真迹宏景答啟愚心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
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則妍媚之評恐未
然也此帖入唐太宗與蘭亭同所賞玩高宗敕馮懷
素諸葛真搨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外間方有則天時
武平一少育宮中見真字楷書每箇可有二十餘卷
別有小箇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論告誓黃
庭經至神龍中太平公主取小箇以歸平一任郴州
日與太平子薛崇簡堂兄子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
崇簡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傲賂岐王

以求免罪此書遂歸邨第徐浩古跡記又云太平公
主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置于箱及籍沒後有咸
陽老嫗竊舉袖中縣令尋追驚懼奔趨投之甕下香
聞數里蘭亭自昭陵發掘後真本流落人間至宋南
渡前猶有得之以獻者而樂毅論以矣然徐浩云潼
關失守後有趙城倉督自云有好書欲請贖罪史惟
則索看取扇書告誓并二王真迹四卷上之韋述開
元記又云蕭令尋奏上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
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則扇書者一云告
誓一云宣示其說已不同而平一云扇書樂毅告誓

黃庭則豈數書流傳者皆扇乎備存之以俟臨池者

錢函齋書跋



鐵函齋書跋自序

余好跋金石之刻歲月既久彙為一卷前人書跋多矣自董道廣川書跋後不下數十家雖知書者少其言或未盡合然考證出焉余又安能別出新奇以附益之哉惟是一代有一代之收藏一物有一物之原委無前人之題跋不能知其原無後人之題跋不能知其委況百年以來碑刻之出地者如漢之曹全六朝之崔敬邕唐之吳文李輔克顧良輝周真靳府君田仁琬梁府君蕭思亮王居士張希超陳司徒者不可勝數皆前數十家所未載者而余又遺之是金石

遇余而厄矣烏乎可若跋之合與否則前人且有訾
議余又何責焉亦存其說而已矣康熙四十七年八
月大瓢山人自序

鐵函齋書跋

山陰楊賓可師著

吳將軍半截碑

古今碑刻集右軍書者十八家皆從聖教序出此碑
其最著者也趙子函云萬秣末王堯惠輩得之西安
城壕內告郡守卑置頽宮雖止半截而不甚剝蝕字
畫圓勁與聖教等余舊有數本為人取去此本得之
常少司寇紫雪齋特書數語于後

查々浦宋榻黃庭經

唐以前善臨黃庭者無過智永禪師褚河南吳學士

徐會稽四人褚本在穎上王版毀未久往往得見之黃魯直謂吳本字大于永師徐則瘦而長今此本鋒稜瘦勁又字形稍長而折處過重頗有怒視渴驥之勢其為會稽臨本無疑況紙墨俱係南渡以前物迥與近榻不同查浦寶之宜也

家藏舊榻聖教序

此上海蔡猷仲藏本也戊申冬歸余丙子客皖口屬工裝潢失元門以下十六字壬午春從查宮諭聲山邸舍割它本補之癸未重裝于家蓋朝夕不離者三十有七年矣右軍石刻流傳者唯此一序而多膺本

幾今觀者莫辨余謂未斷真本不多見亦價等連城莫若多蓄斷本擇其鋒稜猶在者而寶之不愈于未斷膺本乎若此本則鋒稜猶在者也寢斯食斯吾願畢矣

戲魚堂東方朔畫贊

廣川書跋右軍寫畫贊與王敬仁々々亡其母以殉又曰開元搜訪校定大王書二卷畫贊第二韋挺斷以為偽則此書不傳久矣何以褚登善書目列周公東征之上豈鑒定反出韋挺下邪此帖不知取何本摹石觀其字畫險勁類禱素賦道因碑非寶晉齋停

雲館可比弇州論戲魚堂帖尚在潭絳下而神采已如是若得右軍真本不知更作何觀吾能不恨敬仁之母哉

東陽何氏蘭亭帖

東陽何氏所得維揚石塔寺禊帖雖前十八行與後十行係兩石湊合然筆迹相同俱從聖教脫胎實得率更神髓就余目中所見如開皇本神龍本柯九思定武本頴上本皆出其下余以玉版十三行屬審觀齋從沈芷岸易得之寶愛與聖教等雖有好事如崔□者欲以銅硯一枚易一字弗與也

頴上黃庭蘭亭帖

頴上井底玉版一面刻蘭亭一面刻黃庭相傳出褚登善手蘭亭余家舊有一本黃庭購而未得壬午秋頴上甯觀齋見贈此帖則兼黃庭蘭亭而有之蘭亭雖盛行于世猶出何氏定武下若黃庭不但非思古齋可及即會稽石氏本亦不及也烏得以剔墨微傷忽之

陳秉之東陽蘭亭帖

往孔比部東塘言東陽何氏蘭亭十八行已前石理細為真定武十行石理麓係贗本近見珊瑚網載宣

德四年揚州石塔寺僧發地得二石運使何士英截齊合之為一乃知東塘所言有本特以前十八行為真定武則未確耳蔡條定武跋熙寧中孫次公帥定納其石禁中又刻一石還之壁則薛師正所取之石業已非真況士英所得又非一石邪但就今日而言無論後世摹本即隋唐已前如開皇本神龍本柯九思頴上本三雅齋本皆在此下則雖謂之真定武可謂之真昭陵本亦可

隨清娛帖

褚令碑刻最著者如聖教序孟法師碑西昇經陰符

經蘭亭叙俱曾見過獨未見此本偶從水村借觀意思周密姿致橫生所謂專取右軍媚趣者耳目為之一新又不止千秋而下為子長添一佳話也

魏水村玉版十三行

吳興云洛神賦思陵獲九行百七十六字米友仁跋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作兩截裝有悅生及長字印此玉版十三行所由刻也癸未春因陳鴻臚欲購之余獲見于京師其為悅生堂故物與否余不能辨然洪清遠去今未遠玉版墨榻不應模糊若是況字畫疏蕩精采雖不敢定為大令真本要在吳興臨

本之上豈清遠輩所能辨邪

又跋東陽蘭亭帖

王竹齋定武蘭亭跋宣德四年兩淮運使金華何士英得之民間一面瘦本一面肥本是兩本刻一石也珊瑚網揚州某寺僧發地得二石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為一前存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十行起能不二字則顯然二石矣余從前所見前後石理雖分麤細而字畫不甚相遠又接縫處裝潢無迹而何氏所刻蘭亭跋內是一是二總無確語壬午冬魏子水村攜何氏榻本見贈確係前後二紙前紙十八行止

猶不二字後紙十一行始欣悅二字蓋因從前裝潢家以欣悅一行重出去之以泯其蹟始知珊瑚網之說有本特未見重出一行耳余今不去重出一行使觀者有所攷證亦率更之功臣也雖然余所見各本皆不及此豈即薛紹彭所刻公寢本與公庫本邪姑紀所聞以俟再攷

唐李都尉墓誌銘

書學盛于唐々人書自泰和而外注々可觀余所見如張嘉貞王士則張遇皆無書名而嘉貞之北嶽碑士則之清和王碑遇之蘄府君墓志銘俱絕佳此本

不知何人書秀媚剗削與褚公等張王皆不及也

代友人跋宋榻黃庭經

黃庭真迹宋時已不得見々諸廣川書跋者惟淇水
呂先本而已辨其非真若宣和書譜所載大抵皆景
審吳通微徐浩林藻等所臨摹而容臺集又以褚臨
思古齋本為第一余皆未之見也此本莊重而不拘
謹與陸侍講澹成所藏曹氏本相似其紙墨皆北宋
物譬之定武穎上禊帖雖非右軍真迹然出唐人臨
摹而又加以宋榻豈止水村一字直芋千頭而已邪

自臨定武蘭亭

蘭亭叙唐人臨榻雖有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
歐陽詢褚遂良諸本然無有出定武之右者壬午秋
對初陳子以定武本屬臨摹余以為欲學王者必以
歐為梯航然蘭亭豈易言摹哉聊博一笑而已

沈芷岸定武蘭亭

右軍蘭亭叙貞觀間自湯趙馮諸葛榻本而外臨摹
最善者莫如歐褚二本所謂定州穎上蘭亭是也考
法書要錄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及宣和譜所定皆尊
歐而卑褚董道蔡京輩無足重輕李嗣真徐浩張懷
瓘皆唐時書家去貞觀未遠鑒定必無差謬蓋褚聚

指筆端雖得右軍媚趣未免骨力單弱所以有澆漓
後學自鄒無議之誚歐則堅守右軍一定之法全以
骨力為主不求媚而媚在其中不然永禪師虞永興
何等力量而肯避其鋒鏑余家舊有褚本臨摹幾
百編獨定州未之見今觀此本筆畫工巧意態精密
其為定州無疑矣

靜學齋聖教序

余所見聖教序無慮數百本然帶筆無損者多係贋
鼎而真正狹榻則又鋒稜漫滅不可辨識壬午三月
過聲山編修靜學齋觀聖教十餘本大抵如前所稱

者最後出此則狹榻真本而又鋒稜四射因借觀數
日編修曰予猶未見華亭司空家藏本也不特帶筆
毫髮無損而且紙墨迥異余亦惘然若有所失草野
賤子安得司空本者而縱觀之

開皇契帖

契帖流傳雖多然唐以前本余所見者惟神龍與此
耳神龍相傳為右軍別本此則不署姓名尾後但
開皇年月開皇為隋文帝年號其時能書者無出智
永禪師之右右軍真迹又其素所收掌而年月小字
與千文真書相類則此本定出師手但師書左規右

矩不能痛快淋漓此則沈鬱頓挫盡態極妍如再化其筆墨之痕則歐褚皆當避席矣豈以臨摹乃祖真迹而然乎

新得玉版十三行

玉版十三行相傳賈師憲得子敬真迹鐫于于闐碧玉萬秣間或從葛嶺斫地得之歸秦和令陸夢鶴今此版轉入京師余曾見之水蒼色似玉實則石也模糊書令等十八字後有宣和印宣字亦模糊容臺集云趙吳興得十三行于陳集賢願自題此晉時麻紙思陵獲九行米友仁跋賈似道復得四行作兩截裝

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夫似道既以于闐玉刻十三行豈有不刻子敬真蹟反刻它本之理今版未有宣和印而無悅生等印及小米跋則非悅生堂所刻明矣朱文盎云從祖四桂老人見其外祖錢唐洪清遠翻刻十三行于玉則似乎別有一本然清遠至今不百年不應模糊若是况字畫疏蕩精采要在吳興臨本之上非清遠所能辨癸未秋王子耳溪贈余一本既易東陽契帖矣耳溪復贈此故特記所聞見以俟世之知者

家藏麻姑壇

余所見麻姑壇有四種其一在從弟石公所其二在陸其清齋宋榻一肥一瘦較石公本稍大其一則此本也大小在石公其清間金陵瑣事云萬秣間華亭李雁山守建昌麻姑碑久為庫吏所壞召工章田重刻田病自有神人來治之乃愈是建昌已有二本矣今此帖之為原本為章田本不可知然竒古道逸寬綽有餘實有如四友齋所云者屬石公裝而藏之

家藏智永千文

智永師書真草千文八百本余鄉董氏藏其一為其女盜歸車水張氏其子陞官延平千文藏于家邑令

景融搜取之融死質東海徐氏陞遂取鈎出副本勒之石余曾見之不若此本遠甚此本骨肉停勻正蔡君謨所稱唐太宗撫寫律召調陽者也

余氏翻刻宣示帖

往見陸其清家宋拓宣示寢食不忘者經月癸未冬偶過專諸故里市得此紙墨雖新拓而神骨似陸本究其所自蓋萬秣間余少愚翻刻本也少愚鐫刻不在章田馬士鯉下余鐫聖教序黃庭經醴泉銘及此石藏于家而吳人不知也故表而出之

潁上黃庭蘭亭帖

潁上黃庭蘭亭相傳為褚臨本薛紹彭謂出湯趙諸君元明人又指為米南宮余謂湯趙諸君雖工樞榻不長于臨况黃庭經又諸君樞榻所未及乎南宮臨摹雖多焉能瘦勁若是今黃庭精采絕倫在會稽石氏上蘭亭則開皇定州而下無出其右者非登善誰能辨此々本乃潁州甯觀齋所贈黃庭字畫本細碑工以鐵絲剔之字遂肥所謂剔墨本也今潁州劉氏又有翻刻本蘭亭似更精黃庭字畫雖細而神氣索然矣

余氏黃庭經

此萬秣間蘇州余少愚翻刻本也時代流遷寶鼎日衆米氏書史宋駙馬王詵使蘇州裱匠之子呂彥真摹一本與唐臨本並行今此本蛀痕類停雲而骨力過之再傳而後紙墨稍舊有不與呂彥真並行邪

十七帖

十七帖為賀監臨本李後主刻之石王著又翻刻又聞館本有勅字者第一明尹子求摹本亦有勅字往于姜西溟編修寓齋見有勅字本紙墨甚舊非南渡以後物也此本雖無勅字而神骨與姜本近故存之

曹娥碑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曾一書余見查々浦陸其清家有宋拓本查瘦陸肥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而世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拓不甚舊或曰真賞齋物也故以附真賞黃庭之末

澹遠堂聖教序

宋拓聖教序向在杭州昭慶寺西廊見一本風神奕々毫髮不傷紙墨又舊畱寓齋十七日乃取去此本知疑廣神教慈之正感異緣露揚讚異空々尚書十九字雖皆陝榻然非此本原文殘多二字則贗本而非陝榻若合骨何以添五字恐并非唐人書不特非

右軍也而諸公以宋拓許之得毋為其所惑邪

石公斷本麻姑壇記

金陵瑣事麻姑碑為建昌府庫吏所跌萬秣間太守華亭李雁山召工章田重刻則今日所行大抵皆章本此本古逸寬綽與陸氏宋拓同而斷痕猶在其為跌後本無疑無怪省吾之寶之也

爭坐位帖

爭坐帖米海岳定為魯公書第一素文清稱其運筆清活圓潤能兼古人之長余謂魯公指寶腕縣得右軍筆法故其不經意處皆能蒼勁若此所謂綿裏裹

鐵也李后主以為失于麤豈未見此本與祭侄文邪
又
是本圖活堅勁雖魯公得意書然不宜臨摹磨之陶
靖節李青蓮詩非不妙絕千古而取而學之不麤則
淺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講求筆法寢食于聖教序
數十年則不求其似而無不似矣

歐陽心經

率更最著者如醴泉銘搗素賦皇甫君虞恭公碑皆
大楷也小楷唯九歌心經而皆未之見此本乃文氏
停雲館翻刻予偶得而裝之磨之孫叔敖不可見々

優孟如見叔敖焉又奚楚國之不可相邪

姜氏蘭亭帖

此慈谿姜編脩西溟家藏本也石廣二尺長尺二寸
厚一寸許兩面刻蘭亭叙二種其一低一字吳門黃
氏物嘉靖末其子景星攜石遷慈遂歸姜氏編脩原
敘指為唐物低一字本以武塘錢相國跋為證高一
字本以高麗揆文庫本為證編脩書用第四指得豐
考工筆法當世多重之其言必有端委往在京師出
揆文本較對與余言之媿々癸未冬其嗣君道詠過
吳門拓此見贈故特命工裝潢并識其本末云

樂毅論

善摹樂毅論見者在唐有馮承素在宋有王著在元有趙承旨而修內司會稽石氏寶晉齋星鳳樓停雲館諸帖又各有翻刻遂至紛紜雜亂莫可攷證求所謂秘閣本高學士家藏本且如景星慶雲而況右軍手刻乎此本圓潤堅厚不在秘閣下故裝而藏之

再跋智永千文

灑谿隱夫云永師千文殘闕數百字王知微補之又云翻刻者不一而足則永師真本在宋時已難得而況今日乎行世者有杭州拓嘉興拓蘇州拓莫知其

所自此則陝拓也相傳為知微本按知微書雜永師中正如珉珠之于玉當不待蔡君謨歐陽永叔而後知之此本純一不雜絕無補綴之迹而又筆々穩秀與薛允宗跋同一蹊徑豈即允宗所臨摹與

陳彥輿東陽蘭亭

東陽何氏定武蘭亭敘王竹齋云一面肥本一面瘦本是兩本刻一石也汪珂玉云揚州某寺僧發地得二石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為一又似兩石刻一本矣壬午冬魏水村贈予一本此本與魏本同出何氏而紙墨如舊彥輿留心金石之學是竹齋而非珂玉

云得之何氏所親目擊者余雖因魏本信前後兩石之不妄而終不能親至東陽一考背面之有無水村既略而不言何氏又言而不備則余與彥輿之疑將何自而釋邪

不全頴上黃庭

黃庭臨本莫善于頴上費紫蘅云初用硃砂拓次用墨拓墨積久模糊以鐵絲剔之是為剔墨本今則原石碎裂又有劉公誠家翻刻本矣甲申三月得此于維揚市肆雖殘缺七八行猶未經鐵絲者也故收藏之

涵萬樓舊拓爭坐位

此西安府學拓本也孫氏書畫鈔真迹在京北安氏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其未盡筆法用再刻一本此本清活圓潤從容中道誠有如袁文清王弇州所稱者余有西安拓本不甚舊癸未冬見姜學士宋拓忽々如有所失甲申正月過禾中觀譚書兩函萬樓藏帖書兩有柯敬仲風以十餘種相贈而此與焉精采雖不及姜然比余本稍舊昔蕭翼給辯才蘭亭叙詐稱賣蠶種人榮咨道買永興廟堂碑與錢二十萬余乃不費一文而以無意得之勝于蕭榮遠矣

舊榻秘閣續帖黃庭經

余見宋拓黃庭凡五查編脩德尹家藏一本紙墨甚舊字大有骨陸其清家二本一肥一瘦皆停雲館祖本宋葯洲學士家藏一本紙墨與查等而字略小汪公有家藏一本字大小類宋本微有姿致然瘦勁神韻總不及思古齋褚臨本此帖得之維揚葉氏首題秘閣續法帖卷第五八字楷書按秘閣續帖有二種其一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命劉燾別刻以篆文題籤者其一淳熙間修內司模勒禁中者卷尾易以楷書今此本題籤既符修內司卷尾似為淳熙續刻然

字極莊重與陸氏肥本無異何以容臺集云淳熙續刻黃庭即思古齋褚臨本邪思翁不可復作記此以問世之知者

再跋玉版十三行

玉版在京師一友人處余告陳鴻臚實齋翁比部康節曰此吾浙舊物也詎可落他人手鴻臚欲得之而不果康熙癸未春康節督學嶺南以白金三百易之而去然余尚因文益之說疑為洪氏新玉甲申三月過蕪城見新安吳禹聲宋拓與此較對毫髮無差惟我字戈法更瘦勁而宣和印宣字則比余本完好始

知康銘所得確係原物不然何與宋拓本符合如是

宋榻聖教序

余嘗謂右碑筆法猶可想見者惟西安府學聖教一碑雖斷後拓本漫漶不堪者猶且寶而藏之况尚書不斷兩輿俱全若此者乎昔大令受神人五百七十九字而入木七分唐彥猷得歐書數行遂以名世余雖不敢以彥猷自比然右軍筆法實具此千九百一字中敢不懸帳釘壁寢宿其下

改集聖教序

聖教序唐宋舊拓既難得贗本又無佳者查宮諭聲

山曾購斷後善本去其漫漶磨泐者取本碑重字補之餘如殮多二字取諸贗本骨合何以四字取諸吳文半截碑紛紜添三字右軍諸集本所無者自以礬水書之宮諭書雖與董宗伯齊名然雜之右軍書中不免婢學夫人余乃小變其法若紛紜骨合等字本碑斷後所無者竟竄原文集本碑斷後所有者易之凡用三斷本而紹興後聖教遂與唐榻等或以竄易原文為嫌余曰所重者書耳不在序也况碑本集書懷仁集之于前唐宋金十餘家集之于後何獨于余而疑之

別本小字麻姑壇記

小字麻姑碑歐陽公黃魯直趙明誠都元敬顧亭林輩皆云後人補刻而通志金石略及陸放翁田衍又確指為魯公書聚訟紛紛迄無定論所見拓本肥瘦不一未知何者是南城原本此本得之慈仁寺下所謂竒古道逸寬綽有餘者庶幾近之昔人云大字難于結密小字難于寬綽今此本字細于陰符而有中興頌虎邱劔池之勢非魯公不能辨何庸此紛紛者為

京師龍安寺麻姑壇記

此北京龍安寺本也不知何年何人刻較停雲館玉煙堂差小而竒古則過之

景龍觀鐘銘

唐睿宗書不多見惟孔子廟堂碑額順陵碑文及此銘順陵與廟堂係偽周朝為相王時篆此則即位後書古奧有致當與比干銅盤焦山鼎銘共寶矣

定武別本

楔帖入宋理宗內府者百十有七八桑澤卿博議者百五十有二游克齋家藏者百大半皆定武也而真定武亡矣此帖以姜白石偏旁攷之無不合縱非

真定武亦薛道祖肥瘦本之類也可不寶諸

快雪堂十三跋蘭亭

此涿州馮氏快雪堂本也風度有餘骨力未足昔人云承旨日書萬字嗚呼此其所以為承旨與

婺女褚摹蘭亭

蘭亭真迹既入昭陵舉世摹刻以千百計皆本歐陽所謂定武本也若褚臨不過蘇氏穎上天秣及此三數種而已此本與蘇穎不同沈著處微近開皇驗其首無永字及前後裝池印記蓋即宋理宗所藏丁集中之婺州府治本蘭亭博議所載之婺女第二本而

式古堂書畫攷所收之王文惠公本也經文惠公游景仁晉王府收藏不知何時復散民間乃歸我少司寇常公々風流儒雅擁書萬卷近更留意金石之文錦標玉軸不可數記若聖教及定武善本必留几案朝夕諦觀則是帖也當與定武善本同一珍玩不必因澤卿一言而忽之

東岳廟聖教序

崇禎辛巳中書黃六治出家藏唐拓本屬劉雨若刻于北京東岳廟有王鐸跋癸未冬始見拓本求之不得蓋碑燬四年矣甲申秋于慈仁寺東廊得之帶筆

毫髮不爽而又骨肉停勻與真本無別余故跋而藏之

國學諸碑

國學有名碑刻有八曰石鼓文樂毅論黃庭經蘭亭敘孝經爭坐千文金丹四百字而丁香詩不與焉甲申秋余第五次入都索諸國學獨黃庭金丹不得或云明末移朝天宮燬于火因思盡拓而藏之屬平州中丞索之黨必司成未得也忽于慈仁寺見此四種遂易之而歸樂毅論相傳為趙松雪所臨若蘭亭敘春明夢餘錄定為趙臨而金石文字記則指為周伯

琦余取快雪堂所刻趙臨十三跋蘭亭較對雖皆得定武形似而國學本更弱其為周臨無疑千文乃唐僧垂棲書亦可觀惜不全丁香詩則明人書可有可無者也

建昌小字麻姑壇記

小字麻姑壇記余舊所見者四一在從弟石公所二藏吳門陸氏皆不知所從出一在予家為北京龍安寺本此本得之張平州中丞家相傳其尊甫澹明方伯官豫章時所拓而斷痕猶在則真建昌元本矣何以秀潤有餘奇古未足尚有待于知之者

吳將軍半截碑

自懷仁集右軍書後唐宋間人遂以此為事見宣和譜者十有八家然無能出聖教之右者此碑唐開元九年十月建至萬秭未浚西安城濠始得半截王惠堯輩語郡守昇至學宮世所稱半截碑也余少時得一本寶之幾與聖教等未幾失去今復得此而諦觀之疑有李北海書闌入趙子函曰從聖教諸刻摹集非右軍真迹可謂具眼矣

虞永興廟堂碑

廟堂碑貞觀中燬于火流傳者僅賜本數十耳所以

黃太史有千兩黃金那購得之語近代翻刻以西安府學宋王彥起重刻者為最余行笈中向有一本為夢虎道者所留此本得之閩中紙墨頗舊雖非賈耽青箱至寶然層臺緩步高謝風塵之致則猶在也

歐陽皇甫誕碑

信本書以化度寺醴泉虞恭公皇甫誕碑為最余于王東發寓見醴泉銘陳對初家見虞恭公碑汪安公家見化度寺碑皆舊拓也獨未見皇甫善本此雖萬秭以後拓然風神猶在王元美所云比之信本它書尤為險勁者若趙子函晉法一變之說吾未敢信

再跋建昌小字麻姑帖

壬午春見孔東塘家小字麻姑記碑陰有趙松雪臨
衛夫人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薛稷李邕六人書東
塘曰此蓋王所刻建昌府碑也今此帖得自建昌帖
尾有褚書知為益王本然比之孔本又缺衛虞歐薛
李五種書而多一柳豈別有故邪抑裝拓之不全也

宣示帖

宣示帖真迹既殉王敬仁傳世者惟右軍臨本刻入
淳化帖而淳化真本余未之見惟見吳門陸氏宋拓
本而已此本疑即萬秣間余少愚翻刻古雅純樸非

遵訓閣停雲館所及若宿寶之宜矣

李鳳陽何氏蘭亭第一本

蘭亭拓本無出東陽何氏右者然尚非真定武也定
武真石歷經李學究韓忠獻宋景文孟水清孫次公
薛紹彭之手又出入內府內庫不知幾經翻刻然後
歸于留守縱使留守所進者萬々無疑亦係前後一
石今則兩石湊合更非真本而何氏每空後石重出
欣悅一行以泯其迹汪珂玉輩所以為之惑也所可
寶者筆力遒勁實與聖教同軌長山中丞購得數本
以其二與猶子鳳陽此其一也昔趙承旨得獨孤長

老吳靜心五字拓本書學大進今鳳陽心摹手追楮
堆墨白即此一拓足矣奚必真定武是求邪

李鳳陽何氏蘭亭第二本

桑澤卿蘭亭博議載婺女本有三一在碎廳一在郡
齋一在韓南澗家而何氏本不與今存者獨何氏耳
石本二萬秣間邑令黃文炳強取之去何氏子孫擁
車爭之令擲諸地裂為五所謂梅花本也今拓者日
多字漸剝蝕其不為碎廳諸本之續者幾希鳳陽其
寶之

林同人甘泉宮瓦

往歲家弟楚萍客海州親見李斯秦東門三字在馬
耳山石壁間次日同客再往徧尋不得余謂世間神
物徃々待其人而傳家弟素不留心金石是以交臂
失之今子野先生一入淳化山中即得甘泉宮瓦長
生未央四字懷之而歸徧索名卿題詠遂與殷盤孔
鼎並傳不朽而所謂秦東門者竟以遇非其人終于
淹沒抑何宮瓦之幸而東門之不幸也乙酉冬借觀
于三山使院摩挲者兩日夜因書數語于冊以志余
感

林同人來齋集古帖

法帖自澄清淳化大觀而後余所耳聞而目見者九十餘種然皆鈎摩剝刷以自表見未有專集古人拓本者余謂一經摹刻即失本來面目同人先生早見及此既歷秦魏齊魯之墟徧拓殷周秦漢晉唐碑碣以次裝潢又取平生所得殘帖彙而裝之名曰來齋集古帖每條下仍以硃書原帖名目使人知所從來所謂鈎模剝刷之事則無有焉嗚呼賢于前人遠矣海內金石拓本兵戈水火之餘徃々不知所在間有一二存者或以無所附麗貯之廢篋終歸于盡自有先生此集使天下後世知斷簡殘編皆可成帖庶幾

傳者日多而古人面目得存萬一先生之功大矣哉若夫始于少師終于和靖中間所取無非忠孝節義之人則又先生以之自命而教于其家者也先生僅好古之士乎哉

林同人痊鶴銘

痊鶴銘攷莫詳于張力臣一圖然偃卧一石華表留形三行与江陰真宰三行乃東西平對中間只隔一石非若圖之斜曲也余于甲申三月至焦山拓得歲得于華未遂吾翔山之下仙家相此胎禽浮邱華表留形義唯髣髴事亦唯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

掩華亭爰集真侶痊爾江陰真丹揚外五十六字尚有宰仙尉爽塏勢六字在石隙不可拓若宋人補刻三十二字則又日莫未之及也此碑恒沒水中最難拓相傳素尚之得十六字周吉甫得十七字弇州得數字朱樂圃得四十最多者莫如歐公然亦僅六十餘耳今此拓多至八十餘字豈非造物者于長林獨厚邪

林同人天發神讖碑

閣帖皇象書緊嚴深厚天發神讖碑生澁峭厲似出兩人手然竒古則一也余夢想二十年今始一見而

同人竟藏數本于家恨余所攜碑拓無多又無同人所欲得如稼堂校官碑者可以彼此相易惟有浩歎而已

趙子昂細楷書樂毅与燕惠王書

承旨書大都飄逸而多姿獨京口萬壽官鍊師教及此書則瘦勁沈著全以骨勝承旨烏可忽哉

翁蘿軒玉版十三行

陸冰修云賈秋壑得子敬十三行鑄于于闐碧玉萬秣間歸太和今陸夢鶴米文益云此錢塘洪清遠所刻余從袒四桂老人親見玉工鑄字二說向未知孰

是甲申三月于吳禹聲家見宋拓本与此無異但我
字戈法尚細宣和印宣字全耳始信宋時已有此刻
若洪氏本亦于維揚杜氏見之妍媸不啻徑庭文盡
徒聞四桂老人之言誤認為一不知其從此本翻刻
也至陸說余亦未敢深信蓋此刻獨有宣和印而無
悅生長字印又無小米跋与容臺集所載秋壑家晋
時麻箋不同豈秋壑所刻非麻箋邪抑此玉不刻于
秋壑而刻于宣和邪自泰和後又經觀橋葉氏王氏
數年前轉入京師蘿軒以重價購之乙酉歲余客閩
中蘿軒督學嶺南遺余墨拓數本屬余攷其源流因

為述所聞見如此

題定武頴上蘭亭合帖

法帖種類最多者莫如蘭亭宋理宗得百十有七采
澤卿得五十有二游克齋得賈師憲者八余二十年
來所見亦不減百餘種然蒼老無有過定武秀逸無
有過頴上者以出歐褚兩公故也此本取定武頴上
合而為一譬之聚太真飛燕于一時六宮粉黛無顏
色矣

高申公瑩兆記

趙模書世不多見余于來齋藏帖中見此碑骨肉在

歐虞間聞同人尚有副遂索得此紙碑本不全又多磨泐可識者纔七十餘字昔文皇得辨才蘭亭命模等摹拓宋金華曰蘭亭摹本趙模得其意夫能得其意不在定武下矣今觀此碑金華之言洵不虛也

李衛公碑

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林同人金石考略載王知敬所書碑三曰天后御製詩曰金剛經二碑俱在少林寺其一則此碑也余俱未之見乙酉秋同人以此相贈雖筆力未充然亦歐褚之流亞也

姜熙文定武蘭亭

此東陽何氏定武蘭亭也蒼秀堅勁當世蘭亭無出其右者余始見于甯觀齋所甚欲得之而京師絕少惟沈芷岸太史尚有餘者乃以玉版十三行易之既而魏水村攜一本相示則絕佳乙酉春入閩道經婺女王君賡之攝府事索之得八紙而以其一與熙文唐太宗曰學古人書惟在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此正得右軍之骨者也從此入手而加之以墨池筆冢幾乎晉唐無難矣熙文勉之哉

姜熙文吳將軍碑

吳將軍碑唐開元九年立明萬秝末始出半截以其

類聖教序也人爭購之予舊有一本已失去甲申春常紫侯司寇贈余一紙然不及此本也熙文從余學書求聖教序未得善本乃先之以此封岱宗者先禪梁父浮滄海者先涉大江可謂知所趨向矣

天發神讖碑

此吳後主紀功石也按實錄天冊元年後主皓于臨平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元天璽立石刻于巖山紀吳功德東觀令華覈文青州刺史皇象書顧寧人云石舊在金陵城內天禧寺斷石岡宋元祐六年轉運副使胡宗師輦置漕臺後圃今

在江寧府學林同人云石斷為三文殘缺不可讀祥符周雪客聯而貫之作天發神讖碑文考一卷乙酉冬余從同人借觀于七閩使院聞其有副本因丐得之休明書在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之上王僧虔稱其沈著痛快索昂稱其如歌聲繞梁琴人舍徽今觀其筆法生澁險勁乃爾至其不用批法挑拔平硬非篆非隸弇州指為八分余初未以為然及見吾子行學古編乃知此碑正用篆筆寫漢隸者也其為八分明矣

五箴碑

宋人篆刻向推郭忠恕與宣義大師余得其三體陰符經及千字文幾與嶧山般若臺碑並寶丙戌春復得此帖乃知兩公而外更有李寂焉因跋數語藏之

李鳳陽玉版十三行

十三行舊推七璽柳跋唐臨本與祕閣續帖本然唐臨本似鍾士季祕閣續帖本似歐陽蘭臺沈著則有之風致則未也此本相傳悅生堂刻于闐玉為之沈著風致殆兼之矣近歸武林翁康節康節寄數本索余跋余以其一贈鳳陽而識其原委如此

鳳陽定武第三本

鳳陽有志八法而尚飄逸跌蕩初不好定武禊帖繼乃見余所攜聖教舊本及皇甫君舊拓始知書重在骨復取定武觀之遂不忍釋手昔右軍學衛夫人不能造微入妙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書遂高四海鳳陽今日以率更為李蔡可也

琅華館王覺斯細楷

書之最小而流傳者唐有褚登善陰符經顏清臣麻姑壇記宋有黃長睿所跋華嚴經釋法輝經塔元有趙孟頫書樂毅報燕王書明則陳綱牡丹玉簪花辨文徵仲千字文余所見者僅褚顏趙文書皆不若此

之小也此本藏靜海高鏡庭方伯家方伯屬朱士標
鑄之石李鳳陽拓而藏之兩君好事加太史沂手背
一等矣

高鏡庭西湖碑

余生平最好聖教序學之幾四十年而臨池握管即
不類高方伯鏡庭亦好聖教而此碑則無一字不酷
肖豈歐陽公所謂得其形者邪

靜海高氏蘭亭

高氏新鑄蘭亭甚有風致不知其何所本細觀之與
北京報國寺三雅齋本相近往查學士刻米氏鈎填

蘭亭余曰世間蘭亭又多一種今于此刻亦云

方靈臯家藏十七帖

十七帖世以館本有敕字者為貴然宋元以後翻刻
者皆有敕字頗難辨識如葦間家藏宋拓有梅村倦
圃諸公跋者海內多稱之而刻手甚劣反不若明刻
馬莊甫魏道輔本此則哲宗時曾丞相布命劉燾刻
入祕閣續帖者刻手精工又係初拓實勝葦間本遠
甚而世無知者余乃得觀而跋之豈帖亦有遇不遇
邪

家藏五鳳磚拓本

往于鄰人謝蒼湄家見舊拓五鳳二年軌古奧絕倫
求之數年不可得丁亥六月過白下門聞周自豳書
肆多古法帖遂于酷日中尋而得之為之一快

泰山銘

明皇泰山銘鏡青帝祠後石壁方三丈余每過其下
輒摩挲不忍去商之官斯土者皆以拓須架木而架
木不可卒致遂中止丁亥夏過蕪城見葉芳杜所藏
本有顧云美飛白書泰山紀銘四字大方尺古勁在
銘上思以錢叔寶潯江夜汎圖易之不可快々至白
下門忽得此本竟夕不寐然終以不得云美題字為

恨

中興頌

弇州山人曰中興頌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為魯公法
書第一余向列宋廣平碑側記第一而以弇州之言
為未然丁亥六月得此本于金陵承恩寺前古勁深
穩雖欲不以第一推之其可得乎弇州不以書名而
評書十得六七豈四部臺法書苑等書成于衆手与
呂覽等邪不然何以能中肯綮也

陳氏黃庭經

臨黃庭者有智永歐陽詢褚遂良吳通微徐浩林藻

景審黃長睿米芾光堯張九成趙子昂錢達文徵明
十餘家而其文則無有或異也此本第一行點去一
有字第十四行易搖俗為淫欲與褚本皆不同書在
吳米間而不知其所自出余以其至正洪武二跋
斷為明以前拓本不知具眼者以為何如

家藏七佛頭未斷聖教序

未斷聖教序余有二本雖紙墨俱舊而一則可疑一
則缺字百有三丁亥六月過留都古冶城得此于吳
英流家紙墨不甚舊實未斷本也七佛頭世每疑為
贋本不知西安石本有七佛世多不拓故翻以拓者

為贋耳往何庶常此瞻為余言留都汪安侯有唐拓
七佛聖教至佳此本雖非唐拓而七佛宛然行當質
之庶常不知與汪本何似也

家藏舊拓蘭亭

此肥本蘭亭也昔趙松雪得獨孤靜心本題跋多至
三十三十六今此本不知于獨孤靜心本優劣何如而
余跋則從茲始矣

天璽碑

天璽三段石向傳在南京應天府學尊經閣下余于
丁亥過石城門求之江寧府學不得遇江寧縣學張

廣文安谷曰今之江寧府學故國學也今之江寧縣學乃應天府學石在我榻後因往觀之三石皆圓約圍七尺餘中一石高三尺五寸東西高各二尺五寸謀于安谷思拓之忽有人持此來市以微直得之往聞周雪客取三段石聯而貫之作天璽碑考三卷友人王伏草云雪客橐在其手其兄安節為之賦草有續攷皆未得一觀而此本猶不可讀又此行一恨事也

停雲館黃庭經

停雲館黃庭經二一為吳學士水痕本一為徐季海

不全本摹刻最精臨池家甚貴之自石歸常熟錢氏後張子美翻刻行世而原刻黃庭遂如景星矣此本得之金陵市肆實原本初拓也

舊拓汝州藏帖

汝帖不免割裂之病然古意尚在又多載秦漢以前籀篆分隸非他帖可及余既得舊拓本又得此卷雖行草殘缺而篆隸更覺分明閱之兩日夜頗悟篆隸行草一貫之道漢晉間人得之者多所以衆體皆妙唐以後人失之者多徃々一體無成然此特可為知者道

唐太宗屏風碑

尚書故實載唐文皇貞觀十四年自作真草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道勁為一時之絕謂朝臣曰吾學古人書不能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嘗閱晉祠碑及閣帖所刻疑其骨力未充不盡如所云而屏風碑近在餘杭究不獲見乙酉冬客閩中購得此拓雖比晉祠等帖較瘦而骨力則相等弇州跋曰輕俊流便有右軍永興風度可謂得之若筆力道勁則當日臣下溢美之詞碑首缺一角故又名截角碑云

舊拓汝帖

王輔道汝州帖用十二紫石刻于大觀三年真坐嘯堂壁後以有司苦于求索因樓燬瘞之馬既成化中既有光怪掘置州禮房吏舍未幾散民間順治八年巡撫范承祖復搜殘石砌道署壁間而字畫磨泐僅存影響此本則成化後拓本也得之閩中尚可讀按弇州山人四部彙及李九巖紫桃軒又綴皆因黃長睿培擊不直一錢遂目為淳化子孫之最下者今大觀潭絳戲魚脩內司真本皆不可得而行世翻刻則又軟弱無骨睹此渾金璞玉猶可想見古人筆意則昔之最下者今且號為最良矣烏可以前人之貶而

忽之

晉江馬蹄閣帖

淳化子孫見曹士冕譜系者二十有二種而晉江不與焉閩人云晉江帖本宋時內府石帝昺攜至泉州將浮海埋之地下後其地為馬厰火光見或掘得之受馬蹄者多如冰裂故又云馬蹄帖或曰非帝昺也賈師憲攜至木綿耳今歸晉江張氏第八卷籤王羲之書四字獨草書相傳王著集淳化帖至此熙陵適至親為題籤故比他卷為大閩人以此指為淳化原本然淳化刻棗木有銀錠扣而此則石也又與余所

見宋拓淳化本不類當別是一本余取肅府較對雖互有得失而瘦勁風神肅府不及也乙酉冬屬李中丞購得而兩面裂之因識其所聞于此

李棻公何氏蘭亭

卞少師寇如園家藏蘭亭數十種載入式古堂書畫考而獨不收何氏蘭亭此本殆平原君之好士徒豪舉耳棻公李子為靜庵中丞之冢孫余初見于長山聞余論書輒喜而不去今來省其大父因求何氏蘭亭索余跋徐季海曰初學宜先筋骨々々不立肉何所附今此本全以骨力為主不在式古堂諸本下棻

公心摹手追幾于右軍無難矣又何率更之足云

新得爭坐帖

爭坐帖余幼時有一本得之表伯駱叔夜家後失所在甲申正月得涵萬樓潭氏本差舊今此本得之福州故家又勝譚氏本林同人親至碑洞与印公對拓二本自謂与董宗伯宋拓本不相上下余往者借得此校對猶之林拓之于董本也第未審与駱氏本何如耳

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郭忠恕書不多見惟汝帖刻數十字于後圓活蒼勁

不在徐鉉下此則似少遜豈以三體並書故邪然當在李寂夢英上

顏魯公家廟碑

家廟碑宣和書譜稱之曰莊重王弼州曰風稜秀出精彩注射趙子函曰結法与東方贊同勁節直氣隱々筆畫間余以為魯公楷書以宋文貞公碑側記為第一次文貞碑次東方贊次中興頌次郭敬之家廟碑又其次乃此碑耳林同人云額陰有公書高宗記室君云々八十五字々差小人不知拓余將令入秦者拓之

隆闡法師碑

碑在西安府學因趙子函謂之蕭疏之趣世遂忽之
余以其出自聖教而下筆清勁不在吳將軍碑下若
書碑人為懷惲則斷之無疑蓋及之為言并也以上
有并字故易文耳非別有一懷惲及也

同州聖教序

褚登善卒于顯慶三年此碑書于龍朔三年知為後
人集書不必如集古錄金石文字記所云也登善專
務媚趣此更刻畫適逸但努擻微弱豈名指拒處猶
未得力邪然技之慈恩寺塔本則逕庭矣

李棐公玉版十三行

唐自咸亨以後館閣中無不集懷仁聖教序遂有院
體之目吳學士其最著者也今時亦有南書房體大
都以趙承旨董宗伯為歸与唐之院體同不合是體
者雖鍾王無取焉於陵棐公李子年少多才而甚好
書問所宜習余曰子方進取不能不摹南書房體然
鍾王則楷書之祖也焉可背之兼之者其唯玉版十
三行乎棐公勉之心摹手追從此凌趙駕董易々耳
如猶以為未足也則更有聖教序在

棐公快雪堂樂毅論

樂毅論善本絕少余見王孝廉用儀家宋拓本後有永和年月者亦平々似与停雲館不全本墨池堂海字本不相上下此快雪堂趙臨本也又与國子監趙臨本不同承旨雖未得右軍筆法然媚好流便王元美所謂出宋人上者也棊公藏之要其性之所近与

棊公琅華館王覺斯帖

明末書家舊稱南董北王董長于行王長于楷々之小者幾欲追蹤麻姑壇記此則更小于麻姑雖比他書少拘然亦可以傲宗伯矣

棊公高氏蘭亭

靜海高氏蘭亭不知其所自出亦復纏綿流便但軟弱耳昔人以千金市駿骨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棊公好法帖而寶高氏蘭亭其亦千金市骨之意乎

郭敬之家廟碑

郭太保敬之乃汾陽王之父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下庫相傳布政司即汾陽王府第下庫即家廟舊基也碑雖漫漶然猶在顏氏家廟上若碑陰則斷非魯公書趙子函之言不足信也

元祕塔

柳誠縣書如度人經消灾護命經馮宿碑陰符經序

皆極藏鋒此碑雖有脫巾露肘之病去晉人堂奧尚遠然指實氣充沈著痛快不在顏徐之下米南宮趙子函諸君之言豈足為定論邪

石鼓文

石鼓本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遷鳳翔府宋大觀間移東都宣和殿金填其文金人入汴輦歸于燕剔取其金而棄之元皇慶中始置京師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十鼓共存二百四十八字第八鼓則一字俱無元人潘迪別刻音訓于旁甲申秋得此本于慈仁寺南廊鼓之原委前人聚訟韓退之王弇州林同人

則曰周宣王董道則曰成王馬定國楊用修顧亭林則曰宇文周朱竹垞太史因纂石鼓考三卷而不為之辨余以為雖類小篆而混元之氣不在銅盤銘壇山石刻下實希世之珍也何紛々聚訟為

西安嶧山碑

嶧山碑李斯刻本久亡金薤琳瑯曰翻刻者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學第七此則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鄭文寶刻徐鉉摹本于石今在陝西西安府學所云長安本也得諸榕城市肆中雖有缺字以非今拓故裝而

藏之

李陽冰先瑩記

少溫篆書自謂直接李斯然觀般若臺與縉雲城隍廟諸碑則殘雪溜滴之狀尚不能彷彿一二也此又大中祥符間翻刻雖不全姑存之

俞氏黃庭

黃庭臨本有智永褚遂良吳通微徐浩景審林藻諸人余所見宋拓則褚吳徐三種而已此本刻于吳門俞氏雖遜褚臨穎上本然骨力堅勁似勝吳學士豈從季海翻出耶棐公具眼必能辨之矣

俞氏宣示

鍾成侯尚書宣示帖相傳王導藏衣帶中過江後與右軍及敬仁々々亡其母以殉淳化所收者右軍之臨本也今閣帖又從淳化子孫翻刻是以行世者多無足觀此獨樸茂古雅疑從宋拓淳化翻出余以棐公知書故取而相贈昔開元間蕭令奏滑州人家藏右軍宣示敕令贖書赴京賜絹百匹今余此帖雖非滑州藏本要亦堪與淳化並珍矣

顏平原東方贊

往在京師陳對初寓齋見舊拓像贊及碑陰不忍釋

手甲申秋寓張中丞日涉園忽于敗麓中得此亦順
治間拓也魯公書廣平碑側記而外當以此為最趙
子函謂無物外婆態不如汾陽家廟豈以弇州而云
然與

顏魯公東方贊碑陰記

三山林同人得畫贊四紙歸舟觸建溪石為水所壞
後于故家購得一本而無碑陰每以為恨余茲並得
干日涉園雖不及陳對初宋拓要亦可以傲同人已

跋顏上蘭亭帖

顏上蘭亭或謂出褚登善或謂出湯趙諸君又有指

為米海岳者余謂海岳筆法不同湯趙豈能蕩逸如
是間取同州聖教序隨清娛陰符經諸帖較之無毫
髮異謂非登善而何若婺州府治本以沉着見長余
反不能無疑矣

再跋熙文十三行

十三行凡十有一皆臨本也一唐人硬黃本字類鍾
太傅宣和七璽完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郭溥九字
下有押後有公權跋一字類唐臨本而無璽押後有
公權及柳琮周越跋一字款与上同無周越跋一秘
閣續帖本類小歐一趙吳興收藏本容臺集云吳興

得之于陳灝一吳中章氏翻刻本一會稽石氏本一
停雲館本一戲鴻堂本乃董思白摹頂子京家藏宣
和本其一則此本也武陵洪中丞又有翻刻本

夢虎道者廟堂碑

廟堂碑有四一在西安一在曲阜一在城武一在饒
州之錦江書院其原本燬于貞觀間不可復得此乃
西安王彥超翻刻得之禾中譚書兩家夢虎道者見
而愛之臨摹且三年矣丙戌冬余又得一本于閩中
向道者索取校對復裝而歸之

懷素聖母藏真諸帖

素師書師鄔兵曹形兵曹有惡溪騷勞二帖以一本
付師是師實見王氏真迹但用意未純頓挫太過則
兵曹蓬振沙驚雨痕釵腳之說誤之也今西安諸帖
藏真律公而外尚有可疑要在顏徐之上弇州評師
自叙云如弇州勁鐵北山迅鷹吾子藏真律公亦云
北監連江石鼓文合帖

北監石鼓文指為文王鼓而刻詩于宣王時者韋應
物也指為成王者程大昌董道孫和斗也指為宣王
者蘇最李嗣真韓愈張彥遠竇泉竇蒙徐浩蘇軾黃
庭堅黃長睿都穆朱存理趙彥林王世貞林侗也指

為秦時者鄭樵也指為宇文周者馬定國溫彥威劉仁本焦竑顧炎武也余以為嚴正自然希世之寶時代可勿論徃于慈仁寺得監本取潘迪音訓裝之又屬王茲來搨得斯本而缺音訓乃取連江吳氏本本裝于後然吳氏釋文得之楊用脩與潘氏不同朱太史辨之詳矣

跋連江石鼓文

連江石鼓文七百二字楊用脩得之李賓之賓之得之蘇長公既入陝西通志又刻木本以傳朱竹垞謂石鼓唐時便已殘缺焉得至明尚有完本况第三鼓

以六師二字更遶衆二字第四鼓以六轡沃若更六轡口驚句第五鼓增我來自東四字第六鼓每行增一字第七鼓增徒御嘽々五句且以郭注惡獸白澤入正文中辨駁數百言皆有根據而又以長公詩模糊半已似癡臆為證則是本為升庵偽作無疑矣余取而裝于國學本後者亦存其說以助後人之鑒別

爾

靜海高氏聖教序

乙酉秋余于季中丞三山使院見高方伯鏡庭書西湖碑絕似懷仁所集聖教序託為奇事丁亥春方伯

出新刻聖教序相贈余取行筭舊本校對毫髮無遺
憾而又精彩奕々可以亂真始知西湖一碑特此刻
之嚆矢耳聖教原碑磨泐殆盡前代翻刻惟壽光李
氏秦府朱敬鎰及北京東岳廟碑差可觀然壽光則
失之肥秦府東嶽雖瘦而骨力未充以視方伯此刻
矐乎後已昔負觀中歐褚湯趙諸君皆模蘭亭而世
所最貴者莫如定武一石方伯此刻其亦蘭亭之定
武歟

家藏高氏聖教序

聖教翻刻甚多余所知者有六壽光李氏本朱敬鎰

本費鑄甲本閩本北京東岳廟本細瓦廠本壽光本
宋時有之前輩云失之肥余未之見所見者以秦府
為最岳廟次之費閩又次之細瓦為下高鏡庭方伯
手鈎唐拓入石屬工朱士標刻之凡三年而後成以
余好金石故第一本即以見贈雖神骨未充而游絲
帶筆凡朱岳所無者莫不具亦聖教子孫之良者矣
往時老友梁贊人貽余秦府本二其一与三山鄭孝
廉望士一留京師為人竊去今得此本兒曹好藏之
勿為秦府之續

朱完璞聖教序

余子弟莫不好聖教序然知其筆意者絕少內弟完璞就余于三山使幕每得新舊拓本引而同觀有纖毫不合者輒能抉而出之異哉完璞何以能至是所謂家有名士而不知也几淨窗明完璞以此索跋且請學書之訣夫書亦何訣時縣指實意在筆先不求形似斯得之矣完璞識之歸以語子弟可也

跋玉版十三行贈林同人

翁羅軒家藏十三行玉版舊傳賈秋壑刻子敬真迹余嘗辨之甲申春于維揚吳氏見紹興拓本我字戈法雖極瘦勁宣和宣字殘而不缺然漫漶已十有餘

處不但非南渡物且不出北宋人手余所以有唐人刻唐陸司議臨本之說也丁亥春余將去閩以玉版拓本留贈同人因書鄙見如此

家藏舊拓醴泉銘

往在京師王黃門東發見宋拓原本醴泉銘秀勁絕倫余求之再三不可得後歸清苑令拱文王君至今以為恨丁亥春得此本于故家雖不及清苑堅勁然婉秀有餘紙墨亦舊勝麟遊近拓遠矣趙子函云麟遊石近被縣令使工鑿三十餘字余取而校對淺者深之瘦者肥之自首至尾殆無一筆不鑿子函所稱

三十餘字蓋指脫空自鑿者也子函又云皇甫君道
勁此碑婉潤豈子函所見亦止未鑿本邪不然何以
不言其秀且勁也吾因茲益思清苑不置

又一本

醴泉銘拓本余所見者凡八汴本金士權本米臨本
董臨本余少愚本神廟宮中本麟遊未鑿本麟遊已
鑿本此則未鑿本也余在三山既得一本于陳氏矣
同日又得此本于徐興公家雖与原刻微有不同然
在當世號為難得昔唐彥猷得歐書數行便兩名世
今余于一日間得歐帖二本而書久不進能無愧乎

姜西溟家藏十七帖

此帖有名海內余與葦間先生同客京師數年不得
見先生歿後八年始得觀于吳門之鄉思樓豈見之
遲早亦有定數邪

葉芳杜宋拓寶晉齋帖

寶晉齋帖元刻在無為州學宣德間已散亡存者纔
六七石耳明時有翻刻本不甚佳若原刻止見一二
卷或黃庭一本實未見其全也此本不但十卷無缺
而且附以岳倦翁七帖首尾宋拓前有唐六如題簽
後有王敬美董文敏徐朗白跋云天下無第三本其

一在文敏家一即此本是則此帖校淳化更難矣具
眼者慎毋以淳化相比也

張素行閣帖

禾中素行張君得宋拓閣帖數本四卷有雅宜王遮
兩山人跋兩山人皆指為泉州拓本按王竹齋續格
古要論洪武四年泉州知府常性以劉次莊釋文叙
淳化帖翻刻泉州郡庠則泉帖刻本在明初而有釋
文也明甚今是帖紙墨甚舊斷非碣屋以後物而又
無釋文烏得以泉州指之張君又以他帖二卷補入
且以不全為恨夫王輔道刻汝州帖一人但刻數字

或三四行多不可讀又晉江馬蹄帖第五卷止于智
果大令諸舍敬祖等帖皆缺尾行而世不以為嫌則
張君此帖亦可以四卷六卷傳也

葉芳杜景龍觀鐘銘

此唐睿宗御書也觀久燬鐘移西安府臬署西鐘樓
上恐拓印者下窺官舍往往禁不令拓近拓工以席
蔽樓東一面而以草塞其內擅裹于外方能得之而
其書沉鬱古奧為東坡之祖詢可寶也

方靈臯舊拓廟堂碑

王彥超廟堂碑相傳五代時翻刻往時何庶常祀瞻

為余言留都米斛元師晦家廟堂碑至佳余于丁亥六月過白門而師晦客山左就其家索觀之則彥超本也拓殊平々言于方進士靈臯靈臯出此拓相示雖同出彥超然枝米本瘦勁而紙墨亦過之寓樓展閱幾于忘暑恨不得與庶常共之耳

家藏蘭亭

此本瘦勁七十八行內有大裂文與桑澤卿博議所載湖州徐茲本同此碑攷究并後跋並出曾宏父手王竹齋新增格古要論云淳祐初宏父刻置吉州鳳山別墅今在浙江山陰縣正統中碑石損壞又繼

刻之前有李公麟修禊圖天台孫綽序及陸柬之蘭亭詩宋高宗御札米芾題識與前序跋不同裝潢者之誤也

蒼頡頌

蒼公頌宋碑也而字古奧故特存之

慈恩寺塔聖教序

慈恩寺塔聖教序廣川書跋稱其流瘦勁練不減銅甯等書而王元美趙子函則皆謂其不及同州余舊有同州本今又得此本取而校對誠有如王趙所云者豈董道精識翻出王趙下邪抑此碑又經翻刻董

道所見尚其元刻也

繆文子醴泉銘

昔陳對初示我王司空醴泉銘所謂一室俱香者余見而疑之及見王拱文宋拓本宋葯洲硃補本始歎子陽真井底蛙耳古人以千金買駿馬骨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文子不惜重價購此烏慮元刻宋拓之不得乎

舊拓建昌麻姑壇記

此建昌原石非萬秣間章田重刻本也丁亥六月得之金陵吳氏子孫其寶之

唐太宗晉祠銘

唐文皇酷好右軍書得其筆法是以持論甚正而書法遂與歐陽虞華長若此碑尤其得意書也余每與人論書以為分間布白最害筆法今觀此碑純以筆力為主不知分間布白為何事而雄厚渾成自無一筆失度噫可以信余言之不謬也碑首貞觀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乃文皇飛白書飛白不傳者此九字耳而此本無之亦恨事也

崔敬邕墓誌銘

往見居易錄載安平令陳君掘地得北魏崔敬邕墓

誌銘求之不可得丁亥七月陳香泉太守忽以此碑拓本見贈不禁狂喜唐以前碑出土最遲者在明萬秣間則有漢曹景完碑唐吳將軍半截碑在今則有唐蕭思亮墓誌銘陳巖墓誌銘此雖不及曹吳然沉著蕩逸自在蕭碑之上若陳司徒瞠乎後已

楚金感應碑

魯公書前輩多推宋廣平碑与爭坐位帖而楚金感應碑則在所貶斥余謂廣平爭坐未嘗不佳然求其始終無一懈筆則莫有過楚金者以魯公全力所在故也當世善本惟金子見素家所藏宋拓號為第一

此亦余家顏碑第一矣

李英公碑

唐高宗書李英公碑道媚纏綿雖雄渾不及文皇而戈法則過之丁亥夏見于維揚逆旅既愛其書又有亡友茶村題語遂購之而歸茶村下世二十餘年矣對此不禁泣然

家藏山南杜氏黃庭經

余所見黃庭經善本惟虞伯施褚登善徐季海吳通微臨本而虞褚為尤善此本水痕絕類通微而肉中有骨似非通微所能措手右麓道人跋云出山南杜

氏杜氏舊刻三米蘭亭為世所貴重而此刻更見精識殆與虞褚鼎足而傳矣

天冠山碑

魏公書多肉勝而此獨稜角峭厲學佛宗人以收見而愛之因即舉以相贈昔素師得郭金吾大大令騷勞帖遂以草聖名世公究心書學不減素師其即以是為騷勞帖可也

益王麻姑壇記

往在京師見孔東塘麻姑記碑陰有趙魏公臨衛褚歐虞薛李六君書東塘曰此建昌益王翻刻本也今

于閩中得此本後有六君書其益王翻刻本邪比之建昌原刻雖有絲髮之殊然勝他本遠矣

茶錄

君謨茶錄石聞在三山陳湖州家適有市于書肆者乃以微直得之劉後村極推茶錄以為君模小楷第一余未見其他就此帖而論則得力于顏魯公而加之以腴潤者故裝于麻姑記後

曹全碑并陰

近時學隸者皆有風氣顧云美學夏承而夏碑行鄭谷口學郭有道而郭碑行朱竹垞學曹景完而曹碑

又行夏郭皆古奧曹如插花舞女姿致橫生又萬秣
間方出郟陽地中字畫完好見而愛之者在夏郭上
此本得之漢原朱子香泉陳使君又贈以碑陰遂成
全璧

家藏宋拓缺字聖教序

余酷好聖教序遂廣為求索而此本來自秦中客有
以墨汚一百三字為嫌者余曰高學士樂毅論止于
海字會稽石氏黃庭經才二十三行陳倉石鼓大半
磨滅焦山瘞鶴銘日拓日減今存五十餘字甚而子
雲一字可以名齋永興一字可以易硯安必其文之

張嘉貞北岳碑

張丞相書不甚著此碑則以金剛現佛菩薩相用一
身精力作一點一畫而無斂拔弩張之態是真瘞鶴
銘血脈也當令分行布白者爽然自失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邕師塔銘原石不知毀于何時趙子函已不得見其
拓本曾見于都門而不可得此石不知翻于何時何
人之手沉著方巖一掃皇甫碑蹊徑以為孔子之有
若則可以為中郎之虎賁則過矣

壇山石刻

周穆王壇山石刻元跋稱宋嘉祐間縣令劉莊鑿取歸權都事李中祐龕廳事右壁宋人施宿則以為州廳舊石政和元年取入內府趙子函遂疑金華与已所見皆為拓本此本乃陳香泉使君親拓之贊皇廳壁者石質實頑確是三代時物豈靖康後還之州壁邪抑施宿得之傳聞邪金華又摹刻于浦陽山房余曾見之

顏氏家廟舊拓

魯公書米海岳僅取郭英又書其餘皆極醜詆蘇黃兩公又推崇不遺餘力或云与杜詩並傳或云与王

中令雁行非歐虞褚薛所及余謂下筆如此肥重無論歐虞縣絕即登善亦未易言蓋筆之肥瘦由于指之虛實指實則下筆自然瘦勁今魯公碑版無不肥重則指不盡實而借力于紙豈可與登善較優劣余故列此于郭敬之下若蘇米之論則未嘗左右袒也

舊拓館本十七帖

館本教字十七帖余所見頗多無有勝餘清齋硬黃本者而此本則又過之朱長文墨池編云帖尾有大教字及僧權二字不全者乃唐本今此本僧權二字不全確如長文所云其為唐本與

白石神君碑

漢白石神君碑金石文字記云在直隸之無極丁亥秋陳香泉使君以此本易我瘞鶴銘碑額陽文惟此與武金吾碑醴泉銘而此更古樸後題名有元璽者前燕慕容雋羊號也

蕭府君李都尉合帖

蕭思亮墓誌銘近出西安城外李文墓誌銘在同州皆無書碑人姓名蕭近褚李在歐褚間丁亥秋以賴上黃庭蘭亭與繆文子易之往時姜西溟以賴上蘭亭易沈芷岸定武以為帖直相當余曰公等欺人褚

豈敢敵今余以褚令黃庭易文子不知名帖可無嫌矣

硬黃本十七帖

碑帖何者最著則何者翻刻最多館本十七帖其一也因前人有館本至佳一語沿至今日遂不知尹子求一本矣此乃館本中之別出者用卿刻入餘清齋法帖自來價比圭璧今帖石已散如此初拓尤當寶愛

黃庭經

容臺集云黃庭以思古齋為第一此本思翁題識宛

然面籤皆出其手所謂第一者此本是也

東方先生像贊

東方贊難得善本向得宋拓冰裂文亦不當意此本似寶晉齋而脫漏更多然挺拔精能諸本皆不及也

藏真律公帖

余向從藏真律公諸帖悟頓挫之法然家藏拓本不甚舊乙丑春忽得此本凡諸游絲細筆纖毫不失即後李白贗歌及游景叔後序皆極清楚洵可寶也

李斯泰山碑

李斯泰山篆廣川書跋稱劉跋登泰山扶別翳蝕得

九十八字金石錄稱大中祥符中真宗東封兗州太守摸獻四十餘字金石文字記稱泰山碑存二十九字在岳頂碧霞元君之東廡此言李斯之原刻也又廣川跋載宋苕公摹四十七字于東平郡江鄰幾刻石于縣廨金薤琳琅載至元間李處巽刻劉本于建業郡庠金石文字記載泰安州城內東岳廟中別刻一石止二十九字此皆宋元翻刻本也今此本字止二十有九而古奧深厚遠勝嶧山諸碑其為李斯原刻無疑已

定武蘭亭攷

定武蘭亭本歐陽率更所臨唐文皇刻石禁中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至真定德光死遂棄此石殺胡林慶祿中李學究得之以墨本獻定武守韓忠獻公琦索之李瘞地中而別刻一本以獻李死其子員官縉宗景文公初為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名玉石本珊瑚網云宋祁帥定武有士子攜此石至郡死于營妓家樂營將孟水清取以獻祁為龕石郡齋王竹齋則云宋景文得之韓忠獻甥家蔡條又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武有旨訥其石于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大觀初詔索諸尚方無有

武謂此石亦殉裕陵一說石置公庫會火不存馮京知雍州以所藏拓本入石薛師正帥定武其子紹彭別刻置公廨以其瘦又刻肥本遂別真本湍流帶映天五字一說別損湍流帶左右五字一說鐫損湍流帶右天五字易之以歸大觀間紹彭之弟嗣昌以進徽宗龕置宣和殿或云置艮岳瑤亭靖康亂後留守宗澤見之馳進高宗時駐維揚金騎至倉卒失之劉揚帥向子固密搜不得明宣德四年東陽何士英為兩淮鹽運使得之石塔寺僧井中缺一角一云僧發地得二石士英命工截齋合為一攜以歸前所存

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一行起欣悅二字其首行益重出萬秣間邑令黃文炳強取之將去何氏子孫擁車爭之令怒擲諸地石裂為五所謂梅花斷本也余觀拓本前石理細後石理麤確是兩本然肥瘦相似又余所見蘭亭拓本不可數十種無論後世摸本卽開皇本與柯九思家藏皆不及也

自書蔣芳似冊頁

余觀唐以前碑帖頗有所得因聚指管端無論大小字皆縣肘書之世人既畏其難又于古人大字運肘小字運腕之說不合往往疑之獨芳似蔣子深信焉

且以佳紙索書細楷余筆墨荒廢臂指生強勉強塞責雖芳似有南康之癖不以爲醜然何以解世人之惑邪

跋自書玉枕蘭亭

玉枕蘭亭帖按太清樓法帖序文皇命率更令以小楷摹蘭亭嘗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志雅堂雜鈔則云賈師憲命王用和翻刻定武帖又令廖筠洲轉爲小字刻之靈壁石格古要論又云師憲得玉枕蘭亭于山陰王氏文待詔遂謂賈氏刻有二石一在南京火葯劉家一在福州郡學別有翻刻本而趙文敏亦有

臨本所謂笥中帖也近又有翻文敏者余取諸刻對之徃徃不甚相同此則臨金壇蕭氏福州本以其稍弱參用東陽定武意知不堪與文敏作衙官况賈氏本乎

魯峻碑并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在濟寧州學郵樵謂出蔡中郎趙明誠以為不然徃余入都舟過濟寧與武金吾碑各拓一紙幾無一字今此紙尚有數十字可識不在夏承孔宙下其陰亦有八九漢碑可貴故急藏之

尹宙碑

尹宙碑在鄆陵縣字類孔宙而多磨滅徃在林同人家見拓本後一孔頗怪丁亥冬書賈持來字尚完好余色喜婦曰林頭金盡矣余曰衣可典也笑而市之

郭林宗碑

郭有道碑相傳中郎舊石為一秀才盜去介休令重刻以應求者趙子函石墨鐫華云今蓋屋王正已再刻王阮亭秦蜀後記又云萬林中郭青螺重刻必有一謬余于林同人家見一本乃同人手拓者其跋止言非原石不言重刻者之為郭與王也此本與同人本同故識數語以存疑若其書可為極千古之跌宕

矣

勸進碑

魏公卿上尊號碑隸釋云勸進之詞不一此蓋其最後一章也與受禪碑皆出鍾太傅手弇州以太傅手腕不書前後出師表為恨此非過論古來書以人重者諸葛武侯顏魯公范文正公岳武穆文信國是也書以人廢者曹操章惇蔡京秦檜是也人廢而書不廢惟李丞相蔡中郎鍾太傅而已而猶不免後人之譏人可不自立哉

受禪碑

曹魏受禪碑劉禹錫指為梁鵠書而歐陽文忠公則主顏清臣之說定為鍾繇書石在許州今已燬此猶是明時拓本也方嚴道勁誠為古今名刻然較之郭有道夏承曹全則又有徑庭之別矣是以師之者不及三碑之多今郭夏俱再三翻刻而此猶原本欲不與景完碑並重可乎

魏孔羨碑

此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碑也在曲阜孔廟中不知何人書其後刻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乃宋張推圭之說前輩多言其謬然

與勸進受禪碑同一結體字畫業已漫漶尚多可讀

薦季直表

鍾太傅書在唐時已不可得况後世乎季直表所以
貶于寓意編書畫舫諸書也唯字畫古樸而媚筆盡
而意有餘誠有如陸行直王弼州所云者余十三四
時有一本長而失去今閱四十四年復得此本與陸
氏之失而復得于五十六年後者何異遂裝而藏之

舊館壇記碑

陶隱居書有黃庭外景經大同真經隱訣畫版帖入
山帖舊館壇記五種而皆未之見緣前人多稱瘞鶴

銘是隱居筆遂以隱居書皆與銘一例今觀此帖中
規合矩沈著方嚴全從勸進受禪等碑脫胎似與瘞
鶴銘別一結法隱居上梁武帝啟云逸少學鍾勢巧
形密武帝荅云稜稜凜凜常有生氣余于此帖亦云

穎上王版黃庭經

穎上王版黃庭張登雲原跋云出登善手余是其言
輒取穎上以為黃庭之冠然所得者皆剔墨本往歲
于維揚市一未剔本又首缺五六行每有會稽石氏
之歎獨此墨既未剔字復完整瘦而不枯秀而不弱
登善精神筆筆活現臨池搦管足了一生矣

萬歲通天蘭亭

此本石既刻武后時而字畫絕類昇仙太子碑豈卽武后書邪

曾氏蘭亭

薛稷拓定武蘭亭諸公多不載豈卽悅生堂八千匣中物邪曾紳跋有手澤語其為曾宣靖公臨薛無疑定武神骨雖未得然結字疏通甚似薛書况紙墨有古色曾入內府祕藏乎洵可寶也

石公東陽蘭亭序

定武蘭亭無出東陽何氏石者故雖石理尚有可疑

不得不以定武真本目之余所得何氏本最多然皆新拓漫漶幾無筆畫石公此本為宣德後初拓筆畫尚多清楚惜後十一行失去然前後本係兩石而後石差弱今既得前石則後石之有無可勿論毋怪石公以十三行半截碑為泥也

曾宣靖公臨薛稷蘭亭

曾宣靖公臨薛稷蘭亭萬林間章藻刻入墨池堂帖內曾紳跋語印章悉同而字畫肥濁不堪轉折長短俱異豈又從此本翻刻邪

皇甫君碑

信本碑版方嚴莫過于邕禪師秀勁莫過于醴泉銘
險峭莫過皇甫君而險峭為尤難皇甫碑所以貴重
也余舊有一本黏于書帙便入篋笥茲本得自閩中
紙墨甚舊裝而藏之以傲醴泉若其險峭之筆余尚
未能學也亦取以救吾庸而已

女人半截碑

此唐開元九年僧大雅為鎮國大將軍吳文集右軍
書所刻碑也明萬秣末浚西安城濠得此半截王堯
惠語郡守昇置學宮世遂與聖教序同寶然實從聖
教諸刻摹集而此本則出濠時初拓也

